孔子集語

光緒三年浙江書局
據陽湖孫氏本校刻

孫氏孔子集語序

孔子集語者陽湖孫觀察星衍字伯淵所撰也孔子脩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言大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纂輯成書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皆不存見存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二卷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罣漏近人曹廷棟又爲孔子逸語十卷援稽失實不足論嘉慶辛未歲觀察引疾歸田惜儒書之闕失乃博蒐羣籍綜覈異同增

B
126
.E7
0.30

多薛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爲孔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舉世誦習不載家語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傳易撿亦不載其餘羣經傳注祕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鉅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言出處篇卷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見且五六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逾年初稿成又二年屬其友人烏程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撿羣書是正譌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爲十四篇

勸學第一　孝本第二　五性第三　六藝第四　主德第五　臣術第六　交道第七　論人第八　論政第九　博物第十　事譜第十一　雜事第十二　遺讖第十三　寓言第十四　篇各爲卷　六藝事譜寓言卷大分爲上下　以十四篇爲十七卷　勸學等篇與正經相表裏遺讖不醇寓言蓋依託乃彫版於金陵公諸後世而嚴可均爲之序

孔子集語表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稽首頓首

上言臣所撰孔子集語十四篇成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黃頵授道丹書備北面之儀河洛浮圖元

扈有東巡之典蓋折衷侯諸至聖而稽古所以同

天欽惟我

皇上雅詠宗經

臨雍尊聖如天蕩蕩堯本難名猶日孜孜禹思聞善謩

堯之所必採謨訓況有明徵昔在孔子微言大義
史氏有將絕之虞性道文章及門有難聞之歎故
易翼麟書而外緯候載其遺言孝經論語之餘子
史傳其佚說吾無隱爾絕賢哲之贊詞天何言哉
託素王之眇論而籍亡七國書散嬴秦畏鑽仰之
高堅孰網羅其放失臣拜
恩纘斧承之奎婁慕禮器而升堂歷歲時以載筆識大
識小一話一言靡不綜其異同徵其典據撞鐘以
莛冀有餘音集腋成裘多存粹白其六經所載謹

避雷同三家傳譌悉加讎正或有寓言依託小說
流傳恐魚目之混珠窺豹斑而撥霧醇疵不雜仿
晏嬰內外之編事類相從比說苑區分之目視宋
臣薛據之帙采獲加多勘曹氏廷棟之書增刪期
當昔方言屬草有子駿之旁求封禪留書因所忠
而奏上臣 職容專達病久罷閒附闕里之上公述
聖門之祖德恭呈
乙覽或爲
座側之資廣布儒林聊比壁中之簡臣 無任屏營惶恐

瞻

天望

闕踴躍歡忭謹因衍聖公臣慶鎔奉

表恭

進以

聞

孔子集語篇目

卷一勸學第一
卷二孝本第二
卷三五性第三
卷四六藝第四上
卷五六藝第四下
卷六主德第五
卷七臣術第六
卷八交道第七

卷九論人第八
卷十論政第九
卷十一博物第十
卷十二事譜第十一上
卷十三事譜第十一下
卷十四雜事第十二
卷十五遺讖第十三
卷十六寓言第十四上
卷十七寓言第十四下

星衍自嘉慶辛未歲九月歸田臥痾多暇輒理舊業因屬族弟星海姪壻龔慶檢閱子史採錄宣聖遺言比之宋人薛據近人曹廷棟所輯計且三倍乃取劉向編列說苑新序之例各爲篇目以類相從又以莊列小說近于依託之詞別爲雜事遺識寓言附于末卷質之吾友顧文學廣圻嚴孝廉可均頗有增改閱六年而始成書將寄曲阜孔上公慶鎔俟時呈

御故擬表冠諸簡端嘗見宋明人格言世多輯錄刊刻

者先聖遺訓豈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立身行政之要義不敢雜以墨家釋氏之旨也願與學者勉之孫星衍謹記

孔子集語卷一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勸學一

〔尚書大傳略說〕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大戴禮勸學〕孔子曰野哉（野字說苑作鯉形相近疑當作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

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洿邪水潦灟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

說苑建本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萑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

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韓詩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

〔韓詩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說苑建本〕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

乎其身（一作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敢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

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

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本多作耳今從楊本）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

（荀子大略）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臯如也嗔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列子天瑞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

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
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
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
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大戴禮勸學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
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
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
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絶江

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

荀子宥坐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荀子宥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

荀子宥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

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說苑雜言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日之憂

無一日之樂

荀子法行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御覽六百七引愼子 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按薛據孔子集語馬驌繹史八十六曹廷棟孔子逸語皆引作申子誤

羣書治要尸子勸學 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

羣書治要尸子處道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則德正矣

意林一引尸子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

莊子雜篇讓王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

哉回之意臣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臣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臣之得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尊師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淮南子要略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說苑建本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

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說苑建本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

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說苑貴德　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中論治學〕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以爲人師矣

〔中論修本〕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

〔中論修本〕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中論修本〕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孔子集語卷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謨
汪學瀚校

孔子集語卷二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孝本二

尚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通典五十九作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

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爲也孔

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韓詩外傳八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

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說苑建本〕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御覽四百十三引作不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

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御覽四百八十七引作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文選長笛賦注引作吾少好學周流諸侯御覽四百八十七同以後薛編引作歿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文選注作不事庸君下有晚事無成一句而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文選注作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

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舊脫不可追者年也去而八字據御覽補文選注作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後漢書桓榮傳所引略同吾請從此辭矣請從文選注作於是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說苑敬慎〕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對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

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韓詩外傳十 太王亶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

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大戴禮曾子立孝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大戴禮曾子大孝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

呂氏春秋孝行覽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

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大戴禮曾子大孝〉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荀子子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

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

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韓詩外傳九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荀子楊倞注引此作衣子教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

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

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韓非子五蠹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

新序雜事一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

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說苑建本〕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

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

〔說苑建本〕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

〔說苑權謀〕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說苑辨物〕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

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說苑反質〉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

嚙指孔子聞之曰曾參之孝曾子外篇齊家引作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御覽四百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班斕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腳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師覺授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三百五十二引作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

矣子崔即行釃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
曰夫君下十三字從三百五十二補於城西決戰其日釃持蒲弓木戟而
與子崔戰而死

亢倉子訓道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
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
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
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
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
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

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
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
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
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
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
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
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
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
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

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

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
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
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
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
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
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
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
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孔子集語卷二

總校王詒壽　分校陳　譔

汪學瀚　校

孔子集語卷三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五性三

御覽四百十九引尚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葸然高葸當爲岊字從卩御覽三十八引作夫山者嵬嵬然葸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文選頭陀寺碑注引作生財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風御覽三十八引作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

樂於山者也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説苑雜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

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膑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荀子非相篇不云孔子曰作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待之待荀子作持辟稱以

喻之分以明之（二句荀子作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荀子作欣驩芬薌）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荀子作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

〔大戴禮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爲常

〔賈子新書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大戴禮記勸學〕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

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
通似察受惡不讓似貢苞裹裹一作裹不清以入鮮絜以出
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
西一作也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荀子宥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
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何也一作是何孔子曰夫
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
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
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

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一本就上有以字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說苑雜言〕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

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

後漢書李固傳固奏記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

荀子仲尼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一作必賢謀

說苑雜言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荀子儒效〕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荀子王霸〕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荀子子道〕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

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韓詩外傳三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毛本作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

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諱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

〔說苑雜言〕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肎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

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illegible]

荀子子道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

君子矣

〔荀子法行〕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橈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列子仲尼〕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
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
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
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
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
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
不貳也

〔淮南子人間訓〕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
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

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一本作皆賢夫子三人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說苑雜言〕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

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丘不爲也

論衡定賢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

御覽八百三十引尸子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弗爲也一作吾爲之也

法言五百宋咸注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

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持杖杙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

賈子容經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

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宜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

淮南子繆稱訓 天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焉

薛據孔子集語引新序 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按今新序缺此文鄧析子云患

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與此小異

說苑君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微孔子吾爲聞斯言也哉

說苑敬慎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况於身乎

說苑雜言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說苑雜言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

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說苑雜言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按薛據集語引此云見韓詩外傳終身為之作終日為之今外傳無此條

說苑辨物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

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潛夫論浮侈 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疑作多貨則傷于德多幣則沒禮）

中論貴驗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莫不見也有耳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中論貴言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中論覈辯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

孔子集語卷三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　謨
汪學瀚校

孔子集語卷四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六藝四上

周易乾坤鑿度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曰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頤師於姬昌法旦作九問十惡七正八嘆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易書中爲

通聖之問明者以爲聖賢矣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爲仁幾之文智者見爲智幾之問聖者見爲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隨仁智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俲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歷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无感動淸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

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交王下呂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已擅寵殷以之破大任順季亭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

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网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綱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質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文王因性情之宜爲之節文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

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

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

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統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

【京氏易傳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

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分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順則吉逆則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明得失於四序運機布度其氣轉易主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安而不忘亡將以順性命之理極蓍龜之源重三成六能事畢矣分天

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
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
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通氣
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吉凶共列于位
進退明乎機要易之變化六爻不可據以隨時所占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
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
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

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始恆爲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宏開基業始卽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于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无咎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逹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逹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享

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于西山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陽消陰言夬陰消陽言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爲務夬之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夫

陰傷害爲行故剝之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是以夬之九五言決小人剝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

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口於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爲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爲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

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上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
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
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王者天下所歸
往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
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
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

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

位盛德旣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掇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

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紱者所以别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以爲紱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芾夫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於酒食者困於祿也朱芾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

朱芾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於九五劓刖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故曰劓刖困于赤芾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美也乃徐有說巳記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文王困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淸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竝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卦者挂也挂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

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

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乾陽也坤陰也竝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閒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閒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丑與左行閒辰

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其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朞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歷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朞之日此律歷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歷之數故乾坤氣合戌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一之精也其帝一世紀錄事明期推移不奪而消焉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錄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一本作四十二軌）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半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

周易坤靈圖巨序曰天經曰乾元亨利貞爻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故堯天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故乾居西北乾用事萬物蟄伏致乎萬物蟄伏故能致乎萬人之化經曰用九經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

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臣括義因彖助類辭曰天無雲而雷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經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預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上下皆通各載其性故曰利貞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日月如合璧天精起㪷口有位雞鳴斗運行復始莫敢當之黃星第于北斗必以戊己日其先無芒行文元武動事莫之敢拒

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引中備（按即辨終備）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

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六五景子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京氏易傳下　孔子易云（困學記聞引易字在云下）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離卦右行甲乙庚辛天官申酉地官丙丁壬

癸天官亥子地官戊己甲乙天官寅卯地官壬癸戊己天官辰戌地官靜爲悔發爲貞貞爲本悔爲末初爻上二爻中三爻下三月之數以成一月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餘有一日名曰閏餘初爻十日爲上旬二爻十日爲中旬三爻十日爲下旬三旬三十積旬成月積月成年八八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氣候二十四考五行於運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於指掌吉凶見乎其位繫乎吉凶悔吝生乎動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

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於中建子陽生建午陰生二氣相衝吉凶明矣積筭隨卦起宮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相盪二氣陽入陰陰入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內無不通也乾起巳坤起亥震起午巽起辰坎起子離起丑艮起寅兌起口口於六十四卦遇王則吉廢則凶衝則破刑則敗死則危生則榮攷其義理其可通乎分三十爲中六十爲上三十爲下總一百二十通陰陽之數也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故淡泊不

失其所確然示人陰陽運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乾坤順於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故易曰元亨利貞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於有無且易者包備有無有吉則有凶有凶則有吉生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灾於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分也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

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觀俯察在乎人隱顯灾祥在乎天考天時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於乾坤通乎萬物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於其道其理得矣卜筮非襲於吉唯變所適窮理盡性於茲矣

困學紀聞引京氏易積算法 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灾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

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韓詩外傳八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

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于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

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

大戴禮易本命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淮南子此下有日主人三字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

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
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
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
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
游于水鳥飛于雲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爲蛤萬物之
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
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
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

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生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

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出大典本作至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塡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訞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盧辯大戴禮易本命注 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後漢書郎顗傳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

呂氏春秋愼行論壹行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說苑反質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

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淮南子人閒訓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御覽六百九引作喟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說苑敬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荀不

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論衡卜筮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葢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抱朴子內篇袪惑有古强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

尚書序疏引尚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

書十八篇爲中候

尚書大傳鄭注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尚書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尚書大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二人刑而天下治御覽八十引作

一人不刑而四海至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

子曰未可謂能爲書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愈犯數罪也孔子曰

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尚書大傳略說子夏讀書畢見于夫子夫子問焉子何

爲于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

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

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嚴居河濟之閒

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

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爲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韓詩外傳二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

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說苑敬愼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

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補贊 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

意林四王逸正部 仲尼敘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隸釋四周憬銘 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

孔子集語卷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　謨
汪學瀚校

孔子集語卷五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六藝四下

御覽八百四引詩含神霧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君德下十三字從六百九引補）刻之玉版藏之金府

毛詩木瓜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韓詩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

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閒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已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

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鹽鐵論相刺〕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埀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

〔論衡對作〕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說苑貴德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說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長短經懼誠篇同

毛詩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淮南子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

是也其聲切切而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
（說苑修文）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
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
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
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
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
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
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

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後漢張奮傳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修內已矣夫注云禮稽命徵之辭也

大戴禮記哀公問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臣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臣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一作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
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
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
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
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
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
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
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

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
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
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
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
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
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
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

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一本無子字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

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穀梁桓三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大戴禮禮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一本無此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一本作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敬（漢書作致）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白虎通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按孔子逸語引下有也子曰三字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

白虎通嫁娶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

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白虎通喪服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

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

白虎通喪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不知也

漢書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

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臣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臣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淮南子繆稱訓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

說苑修文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
泮宮所以行德化

說苑修文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論衡儒增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

論衡實知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抱朴子嘉遯云尼父聞偶葬而永歎

水經注六引喪服要記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

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賈于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用桂樹為案喪服要記語不盡純是王肅依託姑附載之

藝文類聚八十五引喪服要記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御覽七百四引此下有讓國二字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

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

御覽五百四十八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

御覽八百八十六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寗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宛荆於山之下疑有脫文即左伯桃事伯桃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爲

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喪服要記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寗設三桃湯乎荅曰不也桃湯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

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

路史後紀十三注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表門乎公曰夫表門起於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

抱朴子外篇譏惑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

五行大義四孔子曰夏正得天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作師堂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

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初學記引有曰丘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閒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初學記引曰字在遠望下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韓詩外傳七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耳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心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毛本浮作淫參以丘爲貪狼邪僻

不亦宐乎

御覽八十一引樂動聲儀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燿嘉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敝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

五行大義一引樂緯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

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
得木曰角
御覽十六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
之宮
魯語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
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爲樂正
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
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

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喜說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聞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

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八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淮南子主術訓　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

說苑修文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

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

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揆命篇〕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

〔御覽十六引洪範五行傳〕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

〔御覽九百二十三引禮稽命徵〕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

非中國之禽也
文選荅賓戲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
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儀禮士冠禮疏引春秋演孔圖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
卜之得陽豫之卦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演孔圖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初學記二十一引春秋握誠圖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
際記異考符
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孔子言曰五變入臼米出甲謂

碹之爲糲米也舂之則粺米也舂之則鑿米也舂之則
毇米也又簟擇之暘䃇之則爲晶米

引春秋命歷序孔子始春秋退修殷之
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公羊僖四年解詁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
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成八年解詁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
謚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說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

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云見春秋緯

〔公羊隱公第一疏引閔因敘〕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繁露俞序〕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官本無物字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官本作見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
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官本下有明字）
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一作貧）也其爲
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
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衞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
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
國之大柄君子（官本作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官本作揜）殺
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
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

之德莫美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官本作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

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官本下有子字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時字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孔子曰吾因行事七字官本作有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辭本作亂官本作此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

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國是以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穀梁桓二年傳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穀梁桓十四年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穀梁僖十六年傳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

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

穀梁哀十三年傳 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藝文類聚八十引莊子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御覽一百八十六引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注觚竈額也按當在逸篇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

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 此申韓深刻之學依託之詞姑附此

鹽鐵論散不足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

論衡効力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

論衡超奇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

論衡超奇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

〔說苑君道〕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得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說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

〈說苑至公〉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竝作也

〈周禮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疏云孝經援神契文

〔春秋左傳序疏引孝經鉤命決〕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疏云鄭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

〔公羊序疏引鉤命決〕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禮記中庸注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御覽六百十引鉤命決〕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乎文駁不同乎（乎一作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

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又引見哀十四年疏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

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

論衡雷虛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

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

說文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爲瑴五瑴爲區雕治璞也瑴音角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璣美玉也璑三采玉也玲瑲琤瑣瑝玉聲也璬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御覽八百四引逸論語同

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

一則字勝

文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注引論語讖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論語讖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

說文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說文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說文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說文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

說文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

說文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玉篇及徐鍇通論作人在下疑此倒）

說文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

說文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說文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長短經正論引作以道義）

〈白虎通五經〉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論衡佚文〉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入事讞 漢書本傳

孔子集語卷五

總校王詒壽　分校陳謨　汪學瀚校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登萊青兵備道兼管河務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九地篇

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 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 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 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 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佑曰戰其境內之

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　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　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

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鄖人將伐楚師鬥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恃近其城莫有鬥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曹公曰士卒皆輕返也　杜佑曰入人之地未深意尚未專輕走謂之輕地據通典補　李筌曰輕於退也　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　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　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鬥志也　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

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
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
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
驍騎啣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
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
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
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
則擊之也 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
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

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公曰可以少勝衆弱勝强　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　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　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

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
彼既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
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
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　陳皥曰彼我若先得
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　梅堯臣曰無我
無彼先得則利　王晳同陳皥註　何氏曰爭地便
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
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
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

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　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皐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公曰道正相交錯也　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

交通無可絕　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
戰對壘　陳皥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
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
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　梅堯臣同
陳皥註　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
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㕵
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
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
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

曰旣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張預曰敵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　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　杜佑曰先至其地交結

諸侯之衆爲助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助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 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 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諸侯之助也 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功則天下可從 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

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 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

倍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
謂之重地也 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
皆爲重地 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
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
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
塞故曰重難之地 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
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
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
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

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　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曹公曰少固也　杜佑曰少固也沮洳之地圮圮音皮美反據通典補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沮洳圮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　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張

預曰險阻沮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　李筌曰舉動難也　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　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險歸則迂也　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難敵絕我

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
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
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
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
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
則前鬥後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
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
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
此敗謀之法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

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

杜佑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阻礙又乏之絕糧故爲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尙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

杜牧曰衞公李靖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縣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嚴兵陳未整而強

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此乃是也　陳皥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　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

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　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　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

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走散

杜牧曰已具其上　賈林曰地無關鍵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　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鬭則不勝是不可以戰

王晳曰決於戰則懼散　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

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鬥吾兵安士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　李筌曰恐逃　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

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王晳曰無故不可止也　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啣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

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　杜佑曰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據通典補　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　杜牧曰無攻者謂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　王晳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　張預曰我欲往而爭之而敵已先至也　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

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通典作無相絕

曹公曰相及屬也　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　李筌曰不可絕間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

恐敵人因而乘我　賈林曰可以交絕不可杜絕絕
之致隙　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
相及不可斷也　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
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　張預曰
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
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
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
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
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

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原本作交合從通典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

杜佑曰交結於諸侯據通典補　李筌曰結行也　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　梅堯臣曰地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　王晳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強　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也

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

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　杜佑曰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據通典補　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也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　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

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梅堯臣曰去國旣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　王晳曰深入敵境則掠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　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

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　杜佑曰無稽留不可止據通典補

李筌曰不可爲溝隍宜急去之　梅堯臣曰旣毀圮

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　王晳曰合聚軍衆

圮無舍止　張預曰難行之地則不可稽留也吳王

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

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

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

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
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　李筌曰智者不困　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　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　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

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厲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鬥後拓左右掎角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也　陳皥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　梅堯臣曰

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　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為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厲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原本作救從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

擾而集聚不得也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　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攝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　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　王晳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　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慮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

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公曰或問也　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張預曰前所陳者

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　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秘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　杜牧曰據我便地畧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强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　陳皡曰愛者不止

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　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擾散亂無所不至也　王晳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　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　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　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閒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

至事也　陳皞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　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　王晳曰兵上神速奪愛猶當然也　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給達以安之達得書猶預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

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
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
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
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
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
不自來諸侯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
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
達於城下為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
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

降遂斬逵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壍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

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荅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

進是也　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為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　杜牧曰言大凡為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　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

克我　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
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武君謂韓信
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公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　李筌曰
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　杜牧曰斯言
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守之

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　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　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　王晳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　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

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　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　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　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公曰士死安不得也　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　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　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　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劒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公曰在難地心并也　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　王晳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　何氏曰獸

困猶鬥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　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于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鬥志堅也　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　李筌曰固堅也　杜牧曰往走也

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

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 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鬬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 李筌曰決命 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 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鬬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　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　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　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　王晳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　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

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
則吳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災　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　杜牧曰黄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旣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　王晳曰災祥神

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　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卽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　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　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

己盡死戰 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婾生死
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 張預曰貨與壽人
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
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 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
之志故感而流涕也 杜牧曰士皆以死為約未死
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
草野為禽獸所食也 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

也　王晳曰感勵之使然　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劒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爭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荅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荆軻與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忼慷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 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劌之勇 梅堯臣曰旣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之勇 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刧齊桓公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

其中御覽一引初學記引此作擊其腹則首尾俱至文微有異

梅堯臣曰虵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

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　張預曰吳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鬥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　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

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　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地使懷必死之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

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　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　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　陳皥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梅堯

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旣置之危地又使之相

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公曰强弱一勢也　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

也　杜牧曰强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　梅堯

臣曰兵無强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　王晳曰

剛柔猶强弱也言三軍之士强弱皆得其用者地利

使之然也曹公曰强弱一勢是也　張預曰得地利

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　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　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我之命喻易也　賈林曰攜手翻迭之道便於回運以後爲前以前爲後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　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

率從我也　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公曰謂清淨幽深平正　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　梅堯臣曰靜以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　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　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

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　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王晳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杜牧曰所爲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　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　王晳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

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　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　陳皥曰將帥凡舉事一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　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　王晳曰處易

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　張預
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
曉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
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皡曰發其心機　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

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　王晳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　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公曰一其心也　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旣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　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　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　何氏曰士之往來唯

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　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
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公曰險難也　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
者爲將之所務也　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
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　杜牧曰言屈伸
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

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　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　王晳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　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

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　王晳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爲鄰絶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留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　張預曰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絶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　張預曰敵當一面

旁有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　張預曰前狹後險

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
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
梅堯臣曰保城備險可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
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
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通典之作其鄭氏遺說同今本

曹公李筌曰使相及屬　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　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　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　王晳曰絕則人不相恃　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公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　杜佑曰利地在
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
相及也　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
爲多字　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
況其不後哉　陳皥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
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
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
來爭我以大衆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秦軍
也　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

爭之　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通典作固其結按此通典本誤也杜佑曰交結諸侯固其交結從通典增補　杜牧曰嚴壁壘也　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　王晳曰懼襲我也　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通典作謹其市按通典本誤

杜佑曰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殆使諸侯爭從通典增補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　梅堯臣曰結交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　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　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爲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公曰掠彼也　杜佑曰將掠彼也深入當繼其糧不可使絕也　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　賈

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　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　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公曰疾過去也　杜佑曰疾過去也疾行無留李筌曰不可留也　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　張預曰過圮塗之地宜引兵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公李筌曰以一士心也　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

守固　杜佑曰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爲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　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　王晳曰懼人有走

心　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
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公李筌曰勵士也　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
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　杜牧曰示之
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　賈林曰焚財棄糧塞井
破竈示必死也　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焚輜
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公曰相持禦也　杜佑曰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　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　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　梅堯臣同杜牧註　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鬥

曹公曰勢有不得已也　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言鬥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據通典補）　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　梅堯臣曰勢無所

往必鬥　王晳曰脫死者唯鬥而已　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鬥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　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　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　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深陷于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　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　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　王晳曰再陳者勤戒之也　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　張預曰

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御覽敵下有家字下同則其交不得合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　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　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　陳皥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逞己之強則必敗也　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

懼則敵交不得合也　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　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御覽不爭作不事不養天下之權信音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　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　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

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

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

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洽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　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　不養一作不事　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交合則我言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　王晳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

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旣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奪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此注原本脫今據通典補正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

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　梅堯臣曰瞻功行
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　王皙曰杜姦媮
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
瞻功行賞此之謂也　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
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
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
筌曰善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

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罰嚴明用多若用寡也　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　王晳曰情泄則謀乖　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鬥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公曰勿使知害　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

生疑難　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　王晳曰慮疑懼也　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　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鬥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　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　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

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遥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

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漢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

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鬥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八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眾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

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二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

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　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羽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旣陷危難然後勝勝敗在人爲之耳　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公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　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　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迹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强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强以

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鬥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　陳皥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强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　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　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又與之及

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公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　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　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　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

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
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　梅堯
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此者
是巧攻之成事者也　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
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

心也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荅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　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使不

通者恐泄我事也　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
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
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公曰誅治也　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
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　梅
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　何
氏曰磨厲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　張預曰兵者大
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

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　李筌曰敵開閤未定必急來也　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公曰據利便也　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

不擇其用也　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　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　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　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陳皥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　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

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王晳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　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　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

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陳皡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　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　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

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

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
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曹公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兎往疾也　杜牧曰言敵
人初時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
迅疾速如兎之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
兎曰非也　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
若脫兎應敵決戰之謂也　王晳曰處女隨敵也開
戶不虞也脫兎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

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兎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刼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沈琛寶　校陳鍇　校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火攻篇

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王晳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　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

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　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　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

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
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黄巾賊張
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
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
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
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
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
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
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圖速戰

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淸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

于金雁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雁橋又大敗之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積聚也　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皐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

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之食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　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據通典補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貨及

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　陳皥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

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
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
聚　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
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
五千夜從閒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
而滅之　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
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
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 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 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 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隧一作隊 何氏同賈林註 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 杜佑曰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

之（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皥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　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　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　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

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傅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　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熯易燎　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箕東

壁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　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　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

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卽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　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卽入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御覽早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　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縱

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　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　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　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　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　梅堯臣曰不驚擾者必有備也　王晳曰以不

變也　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　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　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　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入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　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

變則勿攻　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　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　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　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

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
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
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葭用絕火勢
陳皥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
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卽應發不可
拘於常勢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張預曰火亦可
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
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
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

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　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為所害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束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　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　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　王晳

曰或擊其左右可也　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　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

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爲之　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　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據通典補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

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強　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

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

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　杜佑曰水但能絕其敵道

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從通典補　李筌

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

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絶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　杜牧曰水可絶敵糧道絶敵救援絶敵奔逸絶敵衝擊不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　王晳曰强者取其決注之暴　張預曰水止能隔絶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畧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
也賞善不踰日也　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
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曰有費也
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
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
終不成事也　賈林曰費留惜費也　梅堯臣曰欲
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爲功也作爲功
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
凶也是謂費留矣　王晳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

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　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爲用　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

舉尅捷之功

非利不動御覽作不起按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　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　李筌曰非至危不戰　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　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通典御覽皆兩引作興軍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　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晳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　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爲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通典御覽兩引動皆爲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　賈林曰愠

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　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　張預曰不可因已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悅

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

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　王晳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　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及御覽無全軍二字脫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　梅堯臣曰主當愼重將當警懼　張預曰君常愼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沈琮寶陳銓校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 同校

用間篇 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 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李筌曰古者發一

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　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　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

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磧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　王晳曰悋財賞不用間也　張預曰輟耕作者七十萬家

財力大困不知恤此而反愛惜爵賞之細不以啗間
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　張預曰不可以將人
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　杜牧曰知敵情也　梅堯臣曰主
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
在預知敵情也　王晳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　何
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
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
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鎭玉
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
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之動靜

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絶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

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　梅堯

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　張預曰

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

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

知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
　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　李筌曰因間人也　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　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　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通典御覽爲作謂人君之寶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間也　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　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鬼神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　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　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

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剋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寛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　賈林曰讀因間

爲鄉間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　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飜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　梅堯臣曰因其官

屬結而用之　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甯舉兵反壽討之寶甯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甯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

去尋引契丹韎鞨之衆來攻道昇若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賂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

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廢

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　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師相語是曰反間據通典御覽補　李

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　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

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　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紿之或以厚利啗之　王晳曰反敵

間反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　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

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睢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睢使人持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

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 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通典御覽傳皆作待 按此與李筌本同也

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

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
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己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
故爲貸免相勑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
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　李
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此間而待之此
筌以待字爲非傳也　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
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
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
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

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　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　王晳曰詐而間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　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

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　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曹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詒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

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己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　李筌曰往來之使　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蹻健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饑寒垢耻者爲之　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　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　何氏曰如華元登

子反之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

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原本作事從通典御覽改正莫親於間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　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　王晳曰以腹心親結之　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　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　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　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　王晳曰獨將與謀　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從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　梅堯臣曰知其情僞辨其邪正則能用　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　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

間可用也　陳皥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旣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　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　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　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旣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通典本微妙作微密御覽同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

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　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　王晳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　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　王晳曰丁寍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

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

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　陳皥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間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　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　王晳曰間敵之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　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間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己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己發其事尚

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　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

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
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
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陳皡曰此言敵人左
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間我當使間去若
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
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
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
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以告宋病若非
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登

其然也　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　王晳曰不可臨事求也　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閽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名姓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牀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通典御覽無必

索二字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公曰舍居止也　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　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爲我反間也　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　王晳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爲辯說深致情

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今本通典鄉間作因間後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爲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　陳皥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據通典御覽補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有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　陳皥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　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

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　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

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 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 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 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

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
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　張預曰伊尹
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
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
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
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于間者蓋不以攻爲
主爲將者可不愼之哉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

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睢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

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

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恠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

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陳皥曰晉伯州犂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犂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卽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敞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

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　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　王晳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　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

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
為耳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 沈琮 陳鈖 寶校

孫子十家註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

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

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遺說序 終

孫子十家註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愼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

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一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

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已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

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已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

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誡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

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

行方便罔不克捷違失指敎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用武之意旣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鬭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

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知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閒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

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疏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為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為辭者衞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

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强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迹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强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賊不足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夫曰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

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强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鷙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為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

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卽虛非虛卽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實之也者養我

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鬬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奮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

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內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

者實也知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

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尙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

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旣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

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王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鬭將軍主於謀鬭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鬭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鬭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鬭上

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鬭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

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也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

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旣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

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絶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絶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面面受敵則絶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邱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隆向陵逆邱之害而我得因高乘

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得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興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也曰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

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眾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也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爲方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爲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向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

不可探測而藴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閉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

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邀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引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郎

鹿無虞惟入於林不行其野强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亦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以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

申政令之常也若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閒使閒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閒者用閒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閒敵哉使閒者使人爲閒也吾之與閒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閒有覆舟之禍閒疑我有害已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閒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已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

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閒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洩已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閒耶武之所稱豈非尊閒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閒在聖人

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眞伊呂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

得聞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閒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

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十家註遺說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鉽金肇麒校

B 126 .F7 c.28

孫子十家註卷九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兖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御覽處作據譌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盜　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　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王晳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

便利也　張預曰絶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
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
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
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　杜佑曰向陽也原本作高揚也訛從御覽改正

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
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
南也　陳皥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荅曰然則面

東也　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冒物色　處軍當在高　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　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　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脫今據通典御覽補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　賈林曰戰宜乘

下不可迎高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　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絕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絕水而來始就敵人言之與起書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下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　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

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　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王晳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幷作

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據通典補　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淸發是也　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為內耳　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濵則不渡　王晳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　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

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

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通典御覽俱無者字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　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　王晳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

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　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王晳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晳謂謂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溉我也疑當在此下　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　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溉我也　杜佑曰恐溉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溉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溉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　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　梅堯臣曰

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艫之戰逆亦非便　王晳曰
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
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
道也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
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
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
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
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皥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　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　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　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

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通典御覽若作爲譌必依水草而背衆樹御覽背作倍

曹公曰自此至上雨水沫至節杜佑注原本誤於衆草多障節下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　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　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一本作背衆木　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

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　王晳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　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　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

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王

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平原廣野

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

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倍　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

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杜牧曰太公曰

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

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

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　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　王晳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為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晳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爲

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晳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 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喜一作好則故書正作喜也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　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　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據通典御覽補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　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

生憂疾且弊軍器也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糒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　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　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王晳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　張預曰面陽

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淸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過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　李筌曰恐水暴漲　杜牧曰言過溪澗

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　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遇字者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絶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　通典隙作郄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大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通典作深水大澤葭葦蒙籠所隱蔽者御覽作深水所居隱朧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通典上有陂湖泥濘四字御覽無爲天陷山澗原本澗下有道字衍據通典御覽改正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案通典長數丈者下有邱陵坑坎地形墝埆者天郄也御覽無

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葭葦深遠謂之天羅　賈

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爲絕澗下中之下爲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爲天羅地多沮洳爲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尙不可近況可留乎　王晳曰晳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濘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

所施也　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絶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横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

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旁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處軍之地必謹覆索之故篇首云凡處軍相敵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有險阻蔣潢之原本無蔣字通典御覽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云蔣潢蘙薈則必索其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井生葭葦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既脫蔣字故并生字刪之也今據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并生葭葦山林蘙薈御覽山林作小林注同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原本無藏字據通典御覽補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者水草之聚生也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之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附己意此所云乃用曹注語也後人妄刪之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御覽又引注云并生葭葦者無井者下也句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聚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

察敵情也蘙薈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蘙薈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　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蘙薈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王晳曰恃險故不

恐也

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　陳皥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　梅堯臣同陳皥註　王晳曰欲致人也挑謂擿撓敵求戰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

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卽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易者利也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遣輕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徙弔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

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陳皡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　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愼勿從之也　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梅堯臣同曹公註　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

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將不重也注下）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

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張
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
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
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往
藏觸鳥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
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陳皥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　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　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　杜牧曰車馬行

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竝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　王晳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　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

速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通典御覽幷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 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 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 王晳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 張預曰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　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　張預曰凡分栅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　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

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　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閒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强進驅者退也原本作辭强而進驅者案曹注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字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　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

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　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　王晳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來日請相見晉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通典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　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側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　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間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

誑項羽即其義也　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歎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　陳皥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

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王晳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　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

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

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梅堯臣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　王晳曰陳而期民將來戰也　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　杜牧曰僞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　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　王晳曰詭亂形也　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

因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原本作杖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矛戟而立又梅氏張氏俱云倚兵而立是故書作倚仗也從通典御覽改正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李筌曰困不能齊　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　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　王晳曰倚杖者困餒之相　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作汲設飲者按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　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　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　李筌曰士卒難用也　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　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烏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烏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烏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　陳皡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烏旣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篇蓋孫

子辯敵之情僞也　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
鳥烏無猜來集其上　張預曰凡敵潛退必棄營幕
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
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
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　杜佑曰軍士夜喧呼
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士
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　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

呼以自壯也　陳皞曰十八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　孟氏同陳皞註　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　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　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自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進注當以正原本誤於依水草而背泉樹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　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

不次無紀律也　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　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　賈林曰人困則多怒　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　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今本通典作缶按注云罄卽缶之類則通典故作罄以形近譌爲缶耳御覽作箠亦字誤當爲罄又按缻者缶之或體字也不返通典御覽俱作不及其舍者窮寇也

杜佑曰穀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罄舊作簞誤今改正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罄卽缶之類也據通典御覽補按御覽云箠卽簞之類也箠簞二字皆誤　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　杜牧曰粟馬言

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缻音府炊器也　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缻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　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缻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　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缻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

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原本作徐與人言者按入入猶如如安徐之義故注云徐言入入者安徐之貌也失衆也從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　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衆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　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

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　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　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疆安恐衆離也　王晳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　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　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屢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　杜佑曰軍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殞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　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　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　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　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　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

刑罰故數罰以懼之　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　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　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杜佑曰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已者此將不情之極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　賈林曰敎令不能分

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　王晳曰敵先行刻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　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　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王晳曰勢不能久　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杜佑曰備奇伏也此必有閒諜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　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

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　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　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　王晳曰晳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　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王晳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張
預曰武剛也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廝養足也　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
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
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
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　陳皞
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

師但於厮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　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　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厮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　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故雖厮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　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厮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

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所擒據通典補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也　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　王晳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為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

也　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　王晳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怨懟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

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
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　梅堯
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　王晳曰所
謂若驕子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
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
王晳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
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梅堯臣曰令以仁恩
齊以威刑恩威竝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以悅
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
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
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

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御覽同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 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原本作素行者按注意則故書當爲信著者從通典御覽改正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　陳皡曰晉文公始入國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　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　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

并力勝敵矣　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九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章乃錫金肇麟校

孫子十家註卷十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地形篇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　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　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敎

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也　張預

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通典作居通地）先居高陽（通典先下有據其地三字）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己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己糧道也　李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

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形者無有岡坡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通典者作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通典無若字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其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

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 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 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賈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　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陳皥曰此說理繁而語倒

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愼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　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　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

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通典作曰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閒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

若敵人據險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險以從之蓋敵亦在險我亦在險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險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　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險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　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皥曰隘口言陳是也言

營非也　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通典者作曰　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

此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　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

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强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　王晳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是也　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營際晚下營塹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

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潦之患也

遠形者通典作夫通形勢均通典作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　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　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不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　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　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

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

相近也　陳皥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

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

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强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

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　梅堯臣曰勢旣均一挑戰

則勞致敵則佚　王晳曰以遠致我勞也　張預曰

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

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　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　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

用奇伏之計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止矣　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　王晳曰不待鬬而走也　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　杜牧曰言卒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坼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到身死　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　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曰言卒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坼壞散也　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

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强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强欲進卒弱輒陷敗也　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强陷也　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　陳皥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鬭敵之心若將之刑德士之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　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强獨戰徒陷其身也　梅堯臣

曰吏雖强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　王晳曰爲
下所陷　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
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
不量輕重則必崩壞　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强
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　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
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

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　陳皥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　賈

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强與敵鬬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　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

王晳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　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　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

鷄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臾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　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　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　賈林曰威令旣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　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

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　王晳曰亂者不勝其敗　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　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

人之强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强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强皆奔北之理也　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

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趫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　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强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

也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眾不強曹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前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皥曰一曰不量寡眾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

助一作易又陳皥曰天時不如地利　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王晳曰兵道則在人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通典作計極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 王晳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 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 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强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 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 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

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卽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㝠違於君不逆士衆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　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

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
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爲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
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
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
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

言其少得也　陳皞曰合猶歸也　梅堯臣曰寍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　王晳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　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　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

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晳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

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 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

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
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
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
目還害而不可用也　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
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
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　李筌
曰雖厚愛人不合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

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

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遜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椽辭屈黃蓋請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　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王晳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涕而行戮楊

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錫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

陳皥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强

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

或有勝耳　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

可以決勝也　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

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

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

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强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公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王晳曰雖知彼已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　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通典不窮作不頓御覽同按注曰一云不頓是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陳皞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　王皙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　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原本作知天知地按上文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故此云知彼知己也上文又云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重言之也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勝乃可全原本作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云勝不可以窮言也上文諸言勝之半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為韻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　李筌曰人事天時

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孫子十家註卷十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沈琮寶
陳銛校

孫子十家註卷七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 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 王晳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 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 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　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　王晳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　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御覽旗作期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

雜而作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　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　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

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通典補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
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紿敵
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　陳皥曰言合軍聚衆交
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
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
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
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

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　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　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通典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　杜佑曰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典補

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　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

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　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

赴也　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　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

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賢同按注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杜佑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　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

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　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　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　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

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王晳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

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利字者衍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師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十而一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　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彊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原本復作伏卒作卒今改正　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

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龎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　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

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　陳皥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　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愼勿爲也　梅堯臣

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　王晳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

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　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　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

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蹷猶挫也　杜佑曰蹷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為敵所蹷敗　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　賈林曰上猶先也　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

王晳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　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蹷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荅曰此形同而勢異

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益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　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

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兖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　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　陳皥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　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　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　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

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　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　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　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卽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　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

也　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塹作坎與張預注同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瀸淖之所必先審

知　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導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

險隘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

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

邑圓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

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

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歴山林密其

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御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

而幽伏於蘩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

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覘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

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

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皥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入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絶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

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若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

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玆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盤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主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鄶人導

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晳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　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　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　王晳曰誘之也　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張預

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　梅堯臣曰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

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　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堯臣曰來無形跡　王晳曰速乘虛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

以防其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晳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如火

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　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駐軍也　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峻不可犯　王晳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

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杜牧曰如元雲蔽天不見三辰　梅堯臣曰幽隱莫測　王晳曰形藏也　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　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震按鶡冠子曰動如雷霆本此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晳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通典御覽作指嚮掠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向又王晳云鄉音向則所見本异耳

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　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

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强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皡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　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

梅堯臣曰以饗士卒　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

鄉音向　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皥曰言獲其土地則

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

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
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
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
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餧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
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之
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
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

遠近之方則勝　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鐲鐃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鉦也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況也後人旣

改鼓鐸為金鼓故并其注改之今訂正聽其音聲以為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皙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皙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强弱不得相踰據通典御覽補　杜

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今之信旗也軍
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
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
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
乃斬之　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
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
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　王晳曰使三軍之衆
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　張預曰士卒
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

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民作人從御覽改通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　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

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
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荅曰富哉問乎此乃
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
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
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
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
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
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
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

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卽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

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 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

惑敵人耳目　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慹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毌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

馬景王衛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既而三譟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晳曰震慹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禀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鋭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鋭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鬭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

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
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問之令疎卑之令驕則
彼之心可奪也　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
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
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
遣其副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
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支得其計殺之則
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
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
父子問絶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
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
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
變或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王晳曰紛亂諠
譁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
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

心固新氣勝者是也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衆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　陳

皞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皙曰士
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
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
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皙曰
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下同

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

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何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皡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晳同陳皡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

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

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晳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也

無要正正之旗要原本作邀案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

要而擊之也左氏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其義可互証又案王晳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

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路來當避之

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尙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　王晳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强則避之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御覽背作倍

孟氏曰敵背邱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

迎擊之　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原本改爲依據邱陵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下背邱勿逆陳兵待句又有注合注者刪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敵勿輕攻邀也既地原本作馳从御覽改勢不便有殞石之衝也敵背邱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地勢也　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邀高者力乏自高邀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　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

可逆戰勢不便也　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　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

以彼步我騎且卻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卽奔遁　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卻原本作兵今从通典改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　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　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

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眞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

鬬寍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寳盡歸
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
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
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
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
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
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衞州僞
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
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卻賊必爭進

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　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眞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眞敗卻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

不從隨師敗績　陳皥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　梅堯臣曰何其氣挫　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

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

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
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
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
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
率衆保險阻曜將劉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
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
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
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
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

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

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

軍麗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　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

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通典作勿貪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皞云食字疑或爲貪則正本故作食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己士卒勿取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　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

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陳皥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

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　王晳曰
餌我以利必有奇伏　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
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
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
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
以豆覆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
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
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

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　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置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　杜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

觀其變而勿遏截之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　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下十五字原本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原本作來譌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梅堯臣曰敵必死戰　王晳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

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尙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　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

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

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　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旣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　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入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其義也　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

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刦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卽勑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

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儁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儁登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

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

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儁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淸發闔閭復將

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追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　梅堯臣曰困獸猶鬬物理然也

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

旣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苻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

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
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
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
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
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
晉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
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
獸猶鬭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七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章乃錫
金肇麟校

孫子十家註卷八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兖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 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 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 孟氏曰太下則爲敵

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

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
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
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四
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
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
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
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

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玆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鬭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晳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絶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

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敘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敘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
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
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
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
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則賊
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
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
舒與兄好畤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

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登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塗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晳曰塗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陜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illegible]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臨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

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晳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

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弢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弢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閒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淺

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旣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閒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蓄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晳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

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

以長江耳郛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晳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斷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為越所

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蜀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通典拘作御故曰不從中御據通典補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

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删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

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

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

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

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己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愼之乃得其利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晳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善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

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
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梅堯臣曰以利
參害則禍可脫　王晳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何
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　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
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
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
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

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

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日內役諸侯若此而勞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　王晳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

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筌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　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能以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御覽兩引并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晳曰備者實也　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

備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士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

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愼固其封守繕完其溝塹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鬭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

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原本無案書內孟氏注每先引曹注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為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

桓元戰于峥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从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　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

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　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

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

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皡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臣曰力疲則困　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皥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愼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

一道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章乃錫
金肇麒校

B 126 .E7 v.26

孫子十家註卷五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勢篇 曹公曰用兵任勢也 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 王晳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 張預曰兵勢以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 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旗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

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陳皥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　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　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　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

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
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
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
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鬥衆如鬥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
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鬥衆如鬥寡也夫形者陳
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
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

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入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陳皥曰夫軍士旣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旣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

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

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鏌鋣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

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會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碬按碬當爲碫从段唐以後多遐音者以字之譌而作音也至王晳又以治鐵之鍛當之更謬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　孟氏曰碬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碬石投卵也　李筌曰碬實卵虛以實

擊虛其勢易也　梅堯臣曰碫石也也音遐以實擊虛
猶以堅破脆也　王晳曰鍛治鐵也　何氏曰用兵
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
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
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
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
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
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杜牧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　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　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　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閒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亾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閒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閒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

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絶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陳選善射者爲别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鋭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

程龝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之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薨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開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作兵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言臆改爲奇耳

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李筌曰通流不絕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　張預曰日月

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黄赤白黒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北堂書鈔觀作視

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　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法生之無窮
戰埶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　王晳

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　何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耳改從何氏　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倪也　梅堯臣曰變動周於不極　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　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

莫窮也　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　御覽作鷙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意惟李筌本作疾呂氏春秋云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

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　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搏也鸇通典作鶴搏原本作撮必能挫折禽獸者皆有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　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　王皙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

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　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　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擊李靖曰鷙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埶險節（原本埶并作勢按鶡冠子云埶急節短不作勢者古無勢字也今改正篇內并同）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　王晳曰險者所以致

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也　杜佑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　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　王晳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　孟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

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

節近則易勝

埶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　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

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　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

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入恐有隊伍離散斷絶及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　陳皥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　梅堯臣曰彍音霍彍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　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

如發其機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向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

騎者誤從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幟原本譌作職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已者也渾胡本反沌陟損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紛紜而

門示如可亂旌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

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爲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

三千平之慕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
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眾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
戰且前弓矢所及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
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
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舁鹿角爲方陳騎在其
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爲步騎突厥聞之以手
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
戰大破之此乃以徒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
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

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徵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卽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

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

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　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紛紜鬥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

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晳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
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　何氏曰此言鬥勢
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
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
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　張預曰此八
陳法也此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
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
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
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

門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　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

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　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爲僞弱也　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　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彊則能僞爲弱　王晳同梅堯臣

註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

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　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　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　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　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埶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　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

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　陳皥曰
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
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
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　孟氏註同陳皥
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敢　王晳曰勇怯者
勢之變　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
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
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使齊軍入魏地曰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

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彊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　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入用爲後圖此類也　梅堯臣曰以彊爲弱形之以羸懦　王晳曰彊弱者形之變　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　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

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　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原本

作齊魯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亾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龎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强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强則示之以强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龎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士亾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龎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

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賫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覩城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强示之以强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　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　王晳曰誘敵使必從　何氏曰移形變勢誘

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

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　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　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

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

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

兵衆不少鬬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　張預曰形之旣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

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　曹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

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已之形勢也　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

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

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

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師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　陳皥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　賈林曰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　何氏曰得勢自

勝不專責人以力也　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
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　張預曰任人之法
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
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
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
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埶者（通典無任字）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
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　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

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眾當如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眾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

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眾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鬥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通典無善字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據通典補　李筌曰蒯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　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　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　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

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　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
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
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
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
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孫瑛
徐鼎勳校

孫子十家註卷六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已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 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 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 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御覽作據下同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 杜佑同賈林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　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

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旣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旣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　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　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　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卽發萬人

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漢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

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

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勅

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何氏曰令敵自來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

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　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　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　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　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

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杜佑曰出其所必趨（原本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誤也按杜注每先引曹注下附已意故上之所釋下或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
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
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
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
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
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　陳皥曰子胥疲楚師
孫臏走魏將之謂也　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
以害　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張預曰
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走

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御覽作以利煩之者非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杜牧曰高熲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　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　王晳曰巧致之也　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

政眾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飢之　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據通典御覽正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

苗絕其糧道但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
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
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
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
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
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
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
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
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

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　陳皥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　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　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晳謂火積亦是也　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
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
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
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
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
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
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沘
水阻兩山閒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
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

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
丘賜之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偽將馮惠
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
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
與鬥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
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
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
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
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

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愛使不得不救也　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

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　陳皥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公　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　王晳同李筌註　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

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與鬬

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

入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

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

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

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　陳皥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　梅

堯臣曰出所不意　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　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

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

日夜爲備臨潼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潼卽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儁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陳皞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　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　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

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朱儁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去追破之　陳皥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　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　王晳

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也一

爾　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

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

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　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

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

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　賈林曰敎令行

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
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
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
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　何氏曰言攻守之
謀令不可測　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
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
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以
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
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通典作微乎微微至於無形神乎神神至於無聲御覽作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爲敵司命又通典本作故能爲變化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　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　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　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妙不可得而窺無

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　王皙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鬥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

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閒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閒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

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　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御覽速作遠按此與李筌本同

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　杜佑曰衝突

其空虛也　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已者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爲遠者也

杜牧曰旣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　陳皥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破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旣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

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之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　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　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　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　梅堯臣曰攻其要害　王晳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　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

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

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且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恆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幷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明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

人踰橋淹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以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　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强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之地使救相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城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　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義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眞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塹敵人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自我未修壘以下據御覽補　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鬥且卻公軍追至圍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

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侯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勑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驂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陳皞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於逵市懸門不發

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壍敵人不敢來攻於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晳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敖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臥鼓開門却洒懿疑有伏兵

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原本作忿今從通典改正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　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　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旣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原本作以敵攻其一也誤今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爲十共擊一也　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一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通典御覽擊作敵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壍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王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

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
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
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
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
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爲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
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　杜佑曰敵散分
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
故也　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
謂衆離而備我也　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
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

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衞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

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　王晳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　何氏同諸註　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分兵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

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眾奔馳於梁鄭之閒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

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　杜牧曰宋武帝
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
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往外水來而料我當
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
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
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
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
開諸軍未知應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
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

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以重兵備內水齕石滅之　陳皡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敘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為約　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尅期而與戰　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

之日是也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
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
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
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
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
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
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

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尙不能救況遠乎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遼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知勝

敗乎　陳皥曰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吳王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　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眾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　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為我分之而寡也　王晳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　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眾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御覽作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按此因形篇語致誤

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何氏同孟氏註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鬭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也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鬥勝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鬥　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鬥　王晳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鬥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之　李筌曰用兵者取

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閒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　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通典御覽并作候之按此與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

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侯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　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鋭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

而勿疑　陳皥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　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

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　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　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
知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
列竈火旛幟形之以羸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
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
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
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
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　陳皥曰敵人既
有動靜則我得見其謀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
者所投之地必死也　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

其死所　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通典作不足有餘

曹公曰角量也　杜佑曰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數則長短可知也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　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

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

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 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 王晳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 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閒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　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閒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　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有路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閒者以情僞智者以謀料可得乎　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謀之哉　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　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

無形既有形可覩無迹可求則閒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衆御覽錯勝作作勝非衆不能知

曹公曰因敵形而立勝御覽敵形作地形按下文云兵因敵而制勝作地者非　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　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也　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　何氏曰因敵制勝衆不能知　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制勝非

眾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陳皥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　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　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　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公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杜佑曰死官也按此句疑有脫誤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杜

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　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　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　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誤今從劉晝子及通典御覽改正）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通典御覽上有故字而制流通典兩引皆作制形御覽一作制形一作制行鄭友賢作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

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

而取其勝者也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杜牧曰因敵之虛也　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　梅堯臣曰隨虛實也　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　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　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

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通典因作隨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　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　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

不可測　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　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　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　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杜佑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

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
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
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
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
非一道也　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
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孫瑛徐鼎勳校

孫子十家註卷二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兖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 同校

作戰篇 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 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 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御覽作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據御覽補按王晳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原本

作萬騎之重車駕四馬今據御覽補卒十騎一重原本作率三萬軍今據御覽改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廄二人御覽廄作斯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輕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

八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　王晳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晳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晳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

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晳
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
歟　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　張預曰馳車即攻車
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
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
裝五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
矣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　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

御覽無費字脫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通典御覽師作眾

曹公曰謂贈賞猶在外原本贈譌作購今改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　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八奉一人也　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

外也　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眾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　王晳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　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　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

言重費也贍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御覽無勝字)則鈍兵(通典御覽俱作頓兵下同)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　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衂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　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　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　王晳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

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眾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　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　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鋭屈力殫音單貨通典御覽並作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李筌
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
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
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
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
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　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
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
之後善爲謀畫也　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
亦不能救此亡敗也　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

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

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　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孟

氏曰雖拙有以速勝　杜佑註同孟氏　杜牧曰攻
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
鈍兵之患則爲巧矣　陳皥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卒電不及瞬目　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
久可也　王晳曰晳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
者保無所患也　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
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
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
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

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蕢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茍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成者欲使茍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

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
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
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艮策也敬業以
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
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幷力渡淮率
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　張預曰但
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
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御覽作圖利非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

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　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曹注合後作籍者字之譌糧不三載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　杜佑曰藉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豐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

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　陳皥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　梅堯臣同陳皥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　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

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　孟氏曰兵軍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

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 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 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旣有非常之歛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 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國虛也

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　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晳謂將出界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

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御覽無財殫二字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

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　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　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大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　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　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

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御覽費作用非罷作疲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干櫓丘作兵誤其六作五六一本作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　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　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　王晳曰楯干也蔽

可以屏蔽櫓大楯也巨牛古所謂匹馬巨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　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巨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巨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

鍾於軍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萁豆稭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　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　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已之費也　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萁豆稭也秆禾藁也或言萁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　梅堯臣注同曹公　王晳曰曹公曰忌豆稭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忌今作萁秆故書爲芊當作秆　張預曰六石四㪷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忌豆稭也秆禾

槖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威怒以致敵　李筌曰怒者軍威也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卽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　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　王晳曰兵主威怒　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

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

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眾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眾驚亂眾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悋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

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　李筌曰利者益軍寶也　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荆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眾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　孟氏同杜牧註　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

眾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　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

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上士也　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　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　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　梅堯臣曰

徧賞則難周故奬一而勵百也　王晳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　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　李筌曰令色與吾同　賈林曰

令不識也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　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

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强

曹公曰益己之强　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閒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　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强　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　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　張

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旣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　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　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原本作生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御覽皆無生字今改正

國家安危之主也潛夫論作而國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　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卻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　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　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　王晳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　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　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二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許誦禾　金肇麒校

孫子十家註卷三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謀攻篇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 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 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 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 張預曰計議已定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 杜佑曰敵

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　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　王晳曰若韓信舉燕是也　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　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

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譌也今改正至一百人也

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　杜牧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　王晳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按此注北堂書鈔引之蓋非王晳注也　何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皥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為上也詭詐為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　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　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　孟氏曰重廟勝也　杜牧曰以計勝敵　陳皥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　王晳曰兵貴伐不務戰

也　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　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治有謀伐之易也　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作保勝勝於作出於　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

所知也　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

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

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梅堯臣曰以智勝 王晳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 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

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不令合與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伐其始交也　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

坐上殺楚使者以絶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皥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衞也　梅堯臣曰以威勝　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若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

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為掎角之勢則我强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　王晳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

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原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所害者多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櫬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　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　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　張預曰

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藝文類聚引作枌榲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蜚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之屬距

闉者踴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譌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　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轒轀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塡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

板屋本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塡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闉者積土爲之卽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技巧一十有三家

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橦車刻鉤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　陳皡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卽當用此樐字桉櫓樐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立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不達字義妄生區別謬已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闉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　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

公曰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轒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　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轒轀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

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覘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怒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

之緣牆殺傷士卒也　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
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
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一戰不
勝則禍暨矣原本禍訛作過據通典改　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
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爲木石所殺
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　杜牧曰
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眾
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
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待墜而

復昇莫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粱王如此三旬
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
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
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　何氏
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
下斯害也已　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
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
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玆攻城之害也已
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

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鬭按此係杜佑語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 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句安李

郜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絶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　梅堯臣曰戰則傷人　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　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絶其糧或斷其路則可不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鄧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　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

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强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虜西安脅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强援以

久持之坐俟其弊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玆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眾也　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俟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

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　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　梅堯臣曰久則生變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　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

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曹注義有未了即以己意增釋之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四字據通典補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　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

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
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而能取之若上
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
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
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
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
圍　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
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
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　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

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强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通典五作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原本二術作一術者譌據杜牧張預注改正 杜佑曰若敵幷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 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 杜牧曰

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　陳皥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梅堯臣同杜佑註　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

謂智勇利鈍均耳　何氏曰愚智勇怯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眾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眾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杜佑曰已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

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　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　陳皥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

救卽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　王晳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　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　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玆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

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皡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　王晳曰謂能

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

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

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

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玆所謂設奇伏以勝之

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

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佑曰高壁堅壘勿

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

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墨燒牛尾卽殺騎刼則其義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氾水之戰也　陳皥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

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　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
勿戰　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
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
强耳　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　張
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
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
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
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　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　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　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

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旣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　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殁匈奴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　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　王晳註同梅堯臣　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

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亾其軍獨以身得亾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　張預曰小敵不度强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

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　杜牧曰才周也　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内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　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

必弱　杜牧曰才不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　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　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强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亾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張
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
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公曰縻御也　杜佑曰縻御也靡爲反　按通典靡爲反作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
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　李筌
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驟也
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苻融揮軍

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　杜牧曰猶縻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爲軍之患害也夫受鉞凶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　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　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

之臣爲之將也　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作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欲同下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

杜佑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據通典補）夫治國尚禮義（通典作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敎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

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　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　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　陳皥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鍼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　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

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　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　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

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通典作軍覆疑矣按杜佑注直以覆敗釋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　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　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陳皥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　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　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　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　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

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
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
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旣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　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
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
志不可以應敵　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
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
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

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　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　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　王晳曰引諸侯勝己也　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　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脅主客之計者必勝也　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　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　何氏曰審己與敵　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强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　李筌曰量力也　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　梅堯臣曰量力而動　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　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　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陳皡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　梅堯臣曰心齊一也　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縠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亾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　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

滅而周興 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 故春秋傳曰以下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皥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梅堯臣曰慎備非常 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

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

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龍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

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　杜佑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據通典御覽補）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　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眞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

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眾此是不能之將

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　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　王晳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

成効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
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
安可遙制之乎　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
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
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
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
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
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

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兎者又何異焉 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故正又通典引作知己知彼者誤

孟氏曰審知彼己强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　李
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　杜牧曰以我之政
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
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
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　王晳曰殆危
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　張
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
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

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　李筌曰自以己强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　杜牧曰恃我之强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

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　陳皡曰杜說恃强之兵無名而有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　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晳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强弱則或勝或負　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北堂書鈔作必敗非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　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　王晳曰全昧於計也　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十家註卷三　總校王詒壽分校孫瑛徐鼎勳校

孫子十家註卷四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形篇

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　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　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　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　張預曰所謂知彼
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杜佑曰先咨之
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
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自修理以候
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李筌曰
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車食善其教練攻其城
則向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原本作在

山川丘陵誤據下文注改正　背孤向虛從疑擊閒善戰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　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　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　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　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必可勝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証

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原本作在己故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後人臆改之以牽合上句今從通典御覽改正策與道合深爲備者亦不可强勝之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　賈林曰敵有智謀

深為已備不能强令不已備 梅堯臣曰在已故能為在敵故無必 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陳皥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 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强使為

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　賈
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爲勝敗　梅堯臣曰敵
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　何氏曰可知之勝
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爲之勝在敵敵無形也　張預
曰已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爲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　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
我寡則自守也　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

已則藏形爲不勝之備以自守也　梅堯臣曰且有待也　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　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己乃可勝　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己見其形彼寡我衆原本作彼衆我寡互誤按杜佑作通典引用曹注下附己意此云敵攻己乃可勝者引曹注也己下云云杜佑語也後人以其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有餘之言故臆改爲彼衆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則可攻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尙橦棚雲梯土山地道原本

無城則尚三字據上文注補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識辨五令以節眾犄角原本無犄角三字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　梅堯臣曰見其闕也　王晳曰守者似於勝不足攻者似於勝有餘

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

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鬥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動於九天之上　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

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於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

義也　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　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　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王晳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

沈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　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秘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

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秘

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當見未萌　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　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憮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

杜牧曰眾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閒已知勝負者矣　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眾人之所見也　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　王晳曰眾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　張預曰眾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作曰軍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原本作爭鋒也據御覽改正　太公曰爭勝於白

刃之口非良將也據御覽補　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　陳皥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　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　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　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眞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　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　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　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螘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

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兎毛至秋而勁經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此後人所改今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難見於微則勝於易　何氏曰言敵人之謀

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　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从御覽改）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

微勝易何勇何智　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鬥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爲貳也　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　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　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　何氏曰善料也　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

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亾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　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　陳皥註同李筌　杜佑註同杜牧　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　王晳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　何氏曰自恃有備則

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　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屻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　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魁武之必勝是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

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眾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眾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眾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赴敵方始趦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

後求勝之義也　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　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　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强勝未必也　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　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

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
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　王晳曰
法者下之五事也　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
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
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　王晳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王晳曰㪷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王晳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旣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王晳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

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　李筌曰旣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强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　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

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　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强弱也　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　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　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　李筌曰量敵遠近强弱須備知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　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强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　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　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　王晳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　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强弱利害然後為機數　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

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　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　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　王皙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　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　陳皥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　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　王晳曰重勝輕也　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䟽勝敗之要也　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䟽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

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矣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　李筌曰二十兩為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　梅堯臣曰力難制也　王晳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　張預曰二十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此言有制之兵對

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御覽注仞七尺也其勢疾也原本云其高勢疾也衍從御覽　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悍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　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王晳曰千仞之谿至

陗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

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十家註卷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孫瑛 徐鼎勳校

孫子

光緒三年浙江
書局據孫氏平
津館本重校刻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有足食二字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御覽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之於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

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即謂此文也　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即出于黃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証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

有萃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荅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即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為之注云撰為略解謙言解其觕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為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

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孫子其文即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淩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即淩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淩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

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
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眞孫子之後媿余
徒讀祖書考証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
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

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

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

門者不拔威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
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
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
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
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
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
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百里而趨利者蹷上將魏武帝曰蹷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

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

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兵法

孫子本傳終

孫子敘錄一卷

文登　畢以珣　撰

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卒以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按孫子本齊人後奔吳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

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是也
史記又曰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按姓氏辨證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
生臏卽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說則臏乃武
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
又按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松年稱其學有淵
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
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
云皆可依據也

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按武惟爲客卿故春秋左氏傳言伍員而不詳孫武

也其史稱伐楚及齊晉者葢武以客卿將兵故也

史記闔閭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

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

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

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

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

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

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吳越春秋曰吳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劒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

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

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

餘燭傭

史記曰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又曰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五戰楚五敗遂入郢

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

又曰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

拔六與灊二邑

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

又曰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作窮劫之曲曰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

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劉向新序曰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

漢官解詁曰魏氏瑣連孫武之法

史記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

一考魏武序云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
人卒以爲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闔閭者也今
考其首篇云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
用之必敗去之言聽從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
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
又按虛實篇云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是
爲闔閭言之也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
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對闔閭言也
故魏武云爲吳王闔閭作之其言信已

吳越春秋曰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問荅之辭見於諸書徵引者蓋武未見闔閭作十三篇以干之旣見闔閭相與問荅武又定著爲若干篇皆在漢志八十二篇之內也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

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餧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

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

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

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

恩兵雖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

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
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
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
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
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
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
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

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厲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艮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鬥後拓左右犄角

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已上皆孫子遺文見通典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

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按何氏引此文亦云兵法曰則知問荅之詞亦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已上見何氏注

按此皆釋九地篇義辭意甚詳故其篇帙不能不多也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柰

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見通典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按牧字誤當作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見通典及太平御覽

按以上問荅皆非十三篇文吳越春秋所云問以兵法不知口之稱善者是也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按此所釋計篇五事亦荅闔閭之問也見潛夫論

孫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

按此釋行軍篇義見太平御覽

孫子曰故曰深草蓊薉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見通典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

又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擊騎一匹

亦見通典

孫子曰人効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

又曰長陳爲甄

又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

見文選注

按已上七條今十三篇內亦無之

孫子八陣有苹車之乘

見鄭君周禮注

按隋經籍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其遺文也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音店然若雨是爲天霑其帥失三軍將行旍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師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見太平御覽

按隋志又有孫子雜占四卷此其遺文也

又按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
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
玉之不可汚也太平御覽以為出諸葛亮兵要又引
孫子兵法祕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攻必
克也按兵法祕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
卷或亦名為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
為續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
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畧焉上
畧伐智中畧伐義下畧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

後世言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卽名爲孫子兵法
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孫武事吳闔閭而事不見於春秋
傳未知其果何代人也
又曰孫吳或是古書
按孫子生於敬王之代故周秦兩漢諸書皆多襲用
其文陳氏于此猶有不盡信之言疏謬甚矣
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走
者軍半至語本孫子軍政篇

又曰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語出計篇

吳起曰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語本九地篇

又曰凡過山川邱陵亟行勿留語本行軍篇

又曰治寡如治衆語出勢篇

又曰以半擊倍百戰不殆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語意本九變篇

又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語出軍爭篇

又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目旌旗麾幟所以威耳語意本軍

爭篇

又曰晝以旌旗旛幟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遇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語出行軍篇

又趙奢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語意本地形篇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語意本形篇

鶡冠子曰發如鏃矢聲如雷霆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埶急節短語出勢篇

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語本謀攻篇

史記陳餘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語出謀攻篇

又黥布擊楚或說楚將曰兵法自戰其地爲散地語出九地篇

又高帝遣劉敬視匈奴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語出計篇

又韓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語出九地篇

呂氏春秋曰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語出勢篇

又曰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語出形篇

淮南子曰高者爲生下者爲死語本計篇及行軍篇

又曰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捷捽抬杼船若左右手語本九地篇

又曰主孰賢將孰能語本計篇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語本軍爭及形篇

又曰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塡塡之旗語出軍爭篇

又曰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軍爭篇

又曰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語本勢篇

又曰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軍篇

又曰疾如彍弩勢如發矢語本勢篇

又曰晝則多旌夜則多火語本軍爭篇

又曰避實就虛若驅羣羊語出勢篇及九地篇

又曰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語本九變篇

又曰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語意本虛實篇

太元經曰卵破石碫語本執篇

潛夫論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語出作戰篇

又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語出地形篇

按孫子惟爲古書故先秦兩漢多述其文東漢以後諸傳記所徵引者更不可以悉舉乃陳氏忽疑其書並疑其人何也

孫子曰不知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按孫子古書多存古義今畧舉數事以袪陳氏之惑

按同有冒義故字從冃也釋言云弇蓋也弇同也是同有覆冒之義也同三軍之政同三軍之任者猶言奄有其政奄有其任也此古訓不作同異解向來注者殊夢夢

又按尚書太保奉同瑁馬氏以同瑁爲一物天子所執玉瑞名也

孫子曰𢡟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按𢡟說文作萁豆稭也其忌聲同故又作𢡟也詩云夜如何其其語助以聲同又借忌為之詩又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是也此萁作𢡟者春秋已後或體字也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按廣雅歸息也列子云鬼歸也又云古者爲死人爲歸人是歸乃滅息之義也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竭盡正與滅息義相發明今杜佑等以欲歸釋

之言若士卒暮而欲歸不明古義疏矣

孫子曰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詳爲佯古通用字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鬥

按書内鬥字皆如此說文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形也今諸書皆假鬭爲之鬥字弗著于篇矣

孫子曰勵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故誅亦得爲治也又誅治聲近故可假借爲之猶且得爲此期得爲近析得爲斯

之類是也他字書皆不載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按絕者越也言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故上文云絕山依谷言過山而處軍必依於谷也又云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言過斥澤則不可處軍必亟去之勿留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正絕流猶言直渡水也其名爲亂者亦厲之意郎爾雅以衣涉水爲厲是也詩云涉渭爲亂鄭君云絕流而南是鄭固以絕爲越也至孔穎達則云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是爲隔

絕之義唐人不達古訓無足怪也又呂氏春秋曰章
子令人視水可絕者有剸水旁者曰水淺深易知荆
人所盛守者皆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是絕
訓爲越之証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將者君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
按周者無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對言之古語之
常故云圍師必闕圍者周也闕者隙也此言將之智
勇能周則强不能周則弱也今賈氏以才周其國釋

周字以內懷其貳釋隙字不明對文之義疏矣

孫子曰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按曹注謂犯爲用非當云犯動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以用釋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無用意蓋凡文字皆有本訓有轉訓犯爲侵故又得爲動魏武不明于聲音訓詁之源流以用釋犯旣不經見妄爲之說謬已

孫子曰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按方者繫縛之也曹注方縛也是已說文方象兩舟

總其頭謂聚束兩船之頭也爾雅諸侯維舟大夫方舟維繫四舟曰維舟繫併兩舟曰方舟故方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齋木方版以爲舟楫言併其版亦拘縛之意也又爲法爲所論語遊必有方是方爲所亦繫定之意也論語又曰子貢方人鄭注謂言人過惡言以禮法拘縛人也陸德明釋文云鄭本方作謗按此似唐以後人不明注意以爲言人過惡無當於方人之義率臆改之非鄭原本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又按書內古義多不經見而精當不可移易眞古書也後之爲字書者以其兵家言不悉置意故多漏畧陳氏不察而妄議之謬之謬矣

又按今所傳孫子算經三卷無名字宋史藝文志云不知名考孫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而算經則云度之所起起於忽稱之所起起於黍量之所起起於粟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篇首即以度量數稱四事分爲四節與他算書不同則斷

知其爲孫武之書無疑也

又中興書目云或云五曹算經出于孫武按此所說是也五曹者一爲田曹地利爲先也旣有田疇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次集曹衆旣會集必務儲蓄次倉曹倉廩貨幣相交質次金曹而其意則以兵爲要田疇食幣皆爲兵用也又按夏侯陽算經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於忽倉曹云量之所起起於粟以孫子算經之文而謂之五曹則固知其爲一人之書也書目之言信足徵已

孫子篇卷異同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未見闔閭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荅若干篇旣見闔閭所作卽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鬬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

十二篇之內也

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案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書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

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爲上卷問荅之辭爲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別出又按宋藝文志有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卽此也

隋書經籍志兵部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梁三卷諸書皆云三卷惟晁氏讀書志以爲一卷文獻通考因之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淩集解諸書無著錄惟通志畧有之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通志畧云三卷諸書無錄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諸書無錄通志畧有之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亦見唐志及通志畧孫子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見唐志及通志畧唐志云三卷通志畧云二卷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亦見通志畧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一卷見通志畧孫子兵法雜占四卷見通志畧梁有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諸書皆不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魏武注孫子三卷　孟氏解孫子二卷　沈友注孫子三卷　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通志畧作三十三壘經蓋字誤　李筌注孫子二卷晁氏讀書志作三卷文獻通考因之通志畧及宋史皆云一卷　杜牧注孫子三卷通志畧云一卷案杜牧注最為詳贍故諸書皆錄為三卷作一卷者誤　陳皥注孫子一卷晁氏志云三卷通考因之　賈林注孫子一卷晁氏志無錄文獻通考同

按唐志又有兵書捷要七卷孫武撰此字誤當云魏武也見隋志及通志畧

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魏武注孫子一卷　李筌注三卷

杜牧注三卷　陳皡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畧云一卷　王晳注三卷宋志無錄　何氏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畧云一卷又晁氏云未詳其名近代人也按何氏名延錫見通志畧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孫子三卷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　杜牧之注孫子三卷

按書錄解題惟載曹杜二家注他書皆未及見也

通志兵畧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　又一卷魏武王凌集解　又二卷蕭吉注隋唐志無錄　又二卷孟氏解詁　又二卷吳沈友撰　又一卷唐李筌撰

又一卷唐杜牧撰 又一卷唐陳皥注 又一卷唐賈
林注 又一卷何延錫注 又一卷張預注宋志無錄 又
三卷王晳注 又一卷梅堯臣撰 孫武兵經三卷張
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 續孫子
兵法二卷魏武撰 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右兵書
孫子八陣圖一卷 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右營
陣 吳孫子三十三壘經一卷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
右兵陰陽
文獻通考魏武注孫子一卷 李筌注三卷 杜牧注

三卷　陳皥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

王晳注三卷　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錄悉本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兵書類孫武孫子三卷　朱服校定孫子

三卷　魏武注孫子三卷　蕭吉注孫子一卷或題曹

蕭注　賈林注孫子一卷　陳皥注孫子一卷　宋奇

孫子解并武經簡要二卷諸書皆不著錄　李筌注孫子一卷

五家注孫子三卷魏武杜牧陳皥賈林孟氏　杜牧

孫子注三卷　曹杜注孫子三卷　吉天保十家孫子

會注十五卷按今本十三篇爲十三卷又按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四家注志內皆不著錄

杜牧曰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按孫子十三篇者出於手定史記兩稱之而杜牧以爲魏武筆削所成誤已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書大畧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

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陳皥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闊疎重爲之注
又曰唐紀燮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
注號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
晁公武曰王晳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仁廟天
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
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

抵皆當時人也

按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即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筌三杜牧四陳皥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

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通典引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注云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旺趙使廢廉頗而任

趙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孫子本
文不相屬通典摘引之又爲之注求其意義幾成一
事與孫子句各爲義者異已
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說
後或不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間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後孟氏爲先見隋書經籍志
原本次于陳皥賈林之後誤也今改正晁公武以爲
唐人亦誤也又按杜佑雖非爲孫子作注然旣引用

其文不當次于賈林之後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孫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謬

又孫子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本題曰注解

今改爲孫子十家注從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見通志藝文畧

今仍原本附刻於後

孫子篇目

計篇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篇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行軍篇第九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間篇第十三

孫子敘錄篇卷考卷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銛

金肇麒校

孫子十家註卷一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計篇

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 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爲篇首 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 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 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之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强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　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

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　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愼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言又下文有校之以計句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經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臆

改爲七計乎從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從人臆增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梅堯臣曰經紀五

事校定計利　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
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
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已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
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
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據通典補下四句同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　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

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旣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

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
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佹字之誤也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孟氏曰一作
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
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
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
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
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
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
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

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

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　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

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陳皥註同杜牧　賈林曰將能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　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

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　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一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沈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

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　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遠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煙非煙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故司馬法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　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　杜牧曰陰

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愼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

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

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
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
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
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濇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
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
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
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
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
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淸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

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一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

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氾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

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

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趾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荅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瑤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

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　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　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未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

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　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
向背之謂也葢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
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
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衞公解曰左右者人之
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
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
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
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
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譎書以寄勝於天

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

勢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

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　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

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
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
宜五德備也　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
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眾撫士非勇不
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强齊眾全此五才將
之體也　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
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

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原本作主君誤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　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

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
晳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
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
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　張預曰曲部曲也
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
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
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知字非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下今

改正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意增也又御覽計字上有五字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　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　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　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

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　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　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卽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

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爲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也法令孰行三也兵衆孰强士卒孰練四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文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爲一節兵衆孰强士卒孰練爲一節今杜佑注于兵衆士卒二句亦合解之然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既統釋二句不當在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原本作主君也道道德也此合注者改之今從通典御覽訂正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原本作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

據通典御覽改正 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强諫是也 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 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子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 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梅堯臣

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 王晳同杜牧註 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原本刪去此八字今據通典御覽補 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 原本作校孰下不敢犯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 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 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 張

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臥龍刑
馬謖玆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兵衆孰强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强卒衆車多爲强　梅
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晳曰强弱足以相形而知
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
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强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

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　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　王晳曰孰訓之精　何氏曰勇怯强弱豈能一槩　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

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　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　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　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　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　陳皥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　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

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畱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　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畱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畱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　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

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　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　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　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　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　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據御覽補　李筌曰兵不厭詐　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强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乃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若孫臏減竈而制龐涓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

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眾械繫敬廣武以三十萬眾至白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　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　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眾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　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

是也　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視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之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原本作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按此後人改之以牽合誑耀二句辭義淺俚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陳舟句原本刪去今從御覽補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

攻臨淄皆示遠勢也　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
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
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
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
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
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
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留分兵
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

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　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　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　王晳同上註　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　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　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　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　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　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應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

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
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悉驅
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
列傉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
級亂而取之之義也　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
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　賈林
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　梅堯臣曰彼亂

則乘而取之　王晳曰亂爲無節制取言易也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鄀是也

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荆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

遂爲蒙所取而荆州沒吳則其義也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　陳皞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　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　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旣實則我當爲

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强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　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强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强氣銳則當須

且囘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閒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囘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　賈林曰以弱制强理須待變　梅堯臣曰彼强則我當避其鋭　王晳曰敵兵精鋭我勢寡弱則須退避　張預曰

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　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夫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　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輕戰　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　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

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

待之勤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塡諸衢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　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

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恡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　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

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誘與取爲韻備與避爲韻撓驕與勞爲韻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　曹公曰以利勞之　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

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

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　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　王皙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　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　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

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間離之　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按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　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為

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　杜牧曰言
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
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間其君臣
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
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
此下滎陽漢王遁去　陳皞曰彼愛爵祿此必捐之
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
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

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閒之　張預曰或閒其君臣或閒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閒趙而退廉頗陳平閒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

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杜佑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途也太公曰動莫神于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據通典補　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　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　梅堯臣王晳註同上　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

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
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
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
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
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
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
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
閣西入城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

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

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
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
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
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
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
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
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
但自守耳無遠鬭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
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渡比五日中吾取竇

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賓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　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御覽先作豫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按此用下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無曰字今從御覽改正）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　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　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　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爲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　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

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通典作少算敗此臆改之也）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　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為多算六十算已下為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

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　杜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　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　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　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　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

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一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誦禾金肇麒同校



光緒三年浙
江書局據湖
海樓本校刻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隋唐志並同宋時全書已亡王應麟漢志攷證云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其本皆不傳近所傳者有震澤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陽湖孫氏本任本凡三篇曰仁意曰君治曰廣釋實皆攈摭佚文傅會舊目廣釋即爾雅疏所引廣澤仁意亦見爾雅疏君治無攷諸子彙函有此篇乃聯綴羣書虛造名目不足据也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攬掇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羣書治要所載爲上卷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

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爲下卷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爲存疑附於後謹按劉向別錄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玆撰錄蓋十失八可爲歎息然緐所槩見推竟端委尙有可意會者張湛注列子其序云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今按歸人之說見天瑞篇言行響影之說見說符篇其所誦述定非數言淮南子墬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淸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又云北極有不釋之冰其說皆本尸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强傳謂尸

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墬形之文當在此篇準是以求則墬形訓九山九塞九藪及水泉諸說必皆仍用尸子可知又因引贖人而知爲子貢事引悅尼來遠而知爲葉公問政引湯德及禽獸而知爲解網觸類引伸課虛以責有是在好學者之深思矣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恉諸家徵說率皆採擷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誼轉可寶愛其書原本先民時有竊取

後出諸子又或參挹其中傳相蹈襲今輒刺取各書略明歸出欲以證釋同異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别錄云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漢志班固自注又以佼爲魯人晉魯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嘉慶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協洽陽月月旣望蕭山汪繼培識

尸子卷上　　湖海樓刊本

蕭山汪繼培輯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四句亦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三說苑說叢云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文子上仁老子曰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孟子公孫丑篇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亦見呂氏春秋尊師篇）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為美錦大君服而朝之（一作人君朝而服之按鹽鐵論殊路篇云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語意本此大君見易師卦）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

腐蠹使賢者教之原作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夫繭以下據御覽六百十三八百十五八百廿五補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淮南子泰族訓同劉子新論崇學篇云夫蠒繅以爲絲織爲縑紈繢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蠒之不繅則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本此是故子路卞之野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文選辨命論注作東鄙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見御覽八百廿九句末有也字顔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二句見文選辨命論注顯作賢韓詩外傳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荀子大略篇云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夫學譬之猶礪

也昆吾之金四字見山海經十八注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前漢書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又玉篇一昆吾字從玉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新序雜事一船人固桑曰劍產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云干越猶言吳越劉台拱荀子補注云干與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鑄邗同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云干吳也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使干越之工以下見御覽七百六十七礪砥作砥礪又六百七引今人以下礪其劍礪其身上並有砥字北堂書鈔八十三同山海經三注引加立黃砥立乃吕之譌古

者遁以錫雜銅爲兵器吳越春秋言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造純鉤之劒銖父之錫亦赤堇類也御覽誤錫爲鐵孫氏据之以改正文非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夫學亦人之砥也本此

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曾子以下見文選弔魏武帝文注懼作禮下有今人雖末得愛不得惡矣二句按所引曾子見大孝篇懼而無咎曾子作懼而無怨

史鰌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

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二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善廢句作以善存亡汲汲家語弟子行作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設作極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韓詩外傳三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史記魏世家說苑臣術篇並同此以爲屈侯附語疑誤附卽翟黃所進者魏世家作鮒說苑作附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

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政於天下也說苑尊賢篇云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偸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又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弒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淸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淸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今非比志意也而原脫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可上疑脫不字以卻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三句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卅六論語里仁篇云義之與比說苑說叢云君子比義農夫比穀莊子徐無鬼

篇云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
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
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
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
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
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
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惟德行
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
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

毛傳云憩息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徧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原校云而舊作與按荀子儒效篇云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意林御覽九百六馳走作走而末句作謂不反顧也呂氏春秋博志篇云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

土積成嶽則楩枏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文選子虛賦注勵志詩注意林作水積則生吞舟

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御覽六百七豫章之木作梗相豫章餘與意林同以上二條諸書不云勸學篇文意林在農夫北粟條上如同在此篇附錄於後荀子勸學篇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說苑建本篇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書鈔八十三御覽六百七二書所引不云出勸學篇按劉子新論崇學篇云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下接夫蠒繅以爲絲云云皆採尸子語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附錄於此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

答舟人清涓舍櫂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范獻子以下見御覽四百廿八六百廿四六百卅三原本在作存据御覽改御覽六百廿四遊作泛善修作若修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書鈔卅引賜舟人田清涓亦見漢書古今人表中下御覽六百卅三引裴氏新書曰舟涓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

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丹蓋淸之誤劉子新論貴言篇云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皆本此

臣天下一天下也原本與上不分段按已下文義與貴言之旨不合疑別爲一篇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春秋繁露云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本此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不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

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心者以下見五行大義四長短經德表篇注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文選枚叔上吳王書云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爪注引此三句干霄作千丈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僨也熛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

夫禍之始也猶熛火蘖足也足字衍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案突當作突說文云突深也一曰竈突從穴火求省聲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漢書霍光傳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羣書治要載桓子新論以爲湻于髡事淮南子說山訓湻于髡之告火高誘注與新論同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疑得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

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明原作神案墨子公輸篇云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今據改）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天地二句及此句見文選顏延年釋奠詩注）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淮南子泰族訓云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亦見文子精誠篇）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分天下以生為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

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益原作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墨子魯問篇云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

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於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疑也）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荀子天論篇云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舜之方陶以下見御覽一百九十五下作也南面上有及字路史後紀十二注君作治被作蒙淮南子泰族訓云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意林引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御覽三十步作遠遠作近六百廿無近字下並有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四句又三百六十六及藝文類聚十七引使目

在足下則不可以視書鈔廿九引居高視尊此書曰在井中與目在足下不相接又無君之於國數句葢刪節失次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書高宗肜日釋文近作昵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孟子萬章篇咸邱蒙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

土地之富而疑衍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說苑立節篇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勿受家語在厄篇作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趙策諒毅曰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又

呂氏春秋應同篇云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說苑權謀篇以為孔子語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三句見長短經釣情篇注瞿作懼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下上疑脫能字淮南子說山訓云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高誘注上大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管子五輔篇云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

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文選豪士賦序注無地字裁作財古字通按羣書治要六韜太公曰天下有物聖人裁之新語道基篇云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管子心術下云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楊倞注財與裁同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文選晉紀總論注下有以固其國四字當連上引左傳或多難句刻誤接此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

其分而後爲成人君臣以下見長短經反經篇注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下文作多按貴言篇治天下篇並作多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韓非子揚搉篇云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申子大體篇云名自正也事自定也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周公以下見書鈔四十九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韓詩外傳四傳曰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淮南子詮言訓云周公殽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

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知此道也疑衍者眾賢為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皋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四句見御覽八十一才作財夫至眾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

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效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效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效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

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夫弩機損若黍則不鉤益若口則不發言者百事之機也（大弩以下據原本北堂書鈔武功部補呂氏春秋察微篇云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覈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

發蒙

若夫名分聖（當作明王二字）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與下當有馬字）

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疑舉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原校云無可疑案當作夫過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文有脫誤此名分之所審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案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　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

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論語述而篇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此蓋誤曾子之言爲孔子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易履卦云履虎尾愬愬終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使衆者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末句有矣字陳

（繩三句亦見意林險上並有廢字）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韓非子安危篇云安術有七一曰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閒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

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明君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廷作朝長耳目上無用字按用字衍漢書楚元王傳云願長耳目長即言用也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則原脫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國之以下見御覽四百二雖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句作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

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聽朝以下見適變注云作問兩問字下行字下皆有其字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二句見注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二句見注治則使之不治則口之忠則原脫四字依上文例補三字愛之不忠則

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賢不肖及忠不忠以下見注由是作以道管子明法解云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視日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白黑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疑必服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四句見長短經是非篇及

（大體篇注兩功字下皆有也字）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禮記大學篇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

去害義者也四句見意林淮南子說山訓云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惟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楚策汗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行亦然惟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治天下以下見御覽七十七父母作君父文選東京賦注引作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用賢四簡能書鈔廿七引治有四術矣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

人有善如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見人有善四句見意林下云此虞氏盛德也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見人有過則如已有過有虞氏之盛德也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云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云云有虞之君二句見上分篇羅氏蓋合舉之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得賢上有脫字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國甚原本國甚二字作其据勸學篇改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正勸學

作政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鄭簡公以下見初學記十六子無入寡人之樂三句城門不閉句並据補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注伯樂善相馬相玉而借猗頓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高誘注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為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為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為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臯陶也

舜無為也而天下以為父母治水潦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種作穀末句作而為天下父母韓詩外傳二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折中者皐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蓋本此亦見淮南子詮言訓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惟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墨子尚賢中云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惟善之所在韓非子說疑篇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

問何務曰務人堯問以下見御覽八十一原脫問何任問句據御覽補書鈔十五引事天任也也郎地之誤唐類函廿六載書鈔作事天任人亦誤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呂氏春秋應同篇云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云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又云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鄭析子轉辭篇鬼谷子摩篇荀子勸學篇大畧篇並有此言

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立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

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爾雅釋天疏引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云四時困學紀聞八作四氣海錄碎事十八作四時之氣和四氣任本作四時按爾雅方盛作收成靜作寍永作景注云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御覽十九引尸子云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收成冬爲安寍注云爾雅以爲四時之別名也按翔風云云乃符瑞圖之文見御覽八百七十二此卷誤引爲尸子孫氏据之以補爾雅疏非也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御覽八十

一燭於之燭作調　天中記十一　文選安陸昭王碑
文注兩馬字並作之　後紀十二注首句作舜之德無
不該南面而治天下河作江焉亦作之言也作尙矣
諸書引此條並不云仁意篇按爾雅疏引燭於玉燭以
下以爲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云文正與此相屬知本
書必同在一篇故錄附於此　膏火當作膏露禮記禮
運篇亦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尸子於膏露當有
釋詞爾雅不及膏露故疏引尸子不具爲可惜也

廣澤 原脫澤字據爾雅疏補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 因井中以下見類聚一御覽六四百廿九因並作自所視之視作見以視之視作望類聚御覽四百廿九始出下並有也字御覽六又作則見始多也 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

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殉中國聞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荀子榮辱篇注引云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蓋卽此文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弇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禮記大學篇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非智損也愛弇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夫吳越之國以下見長短經昏智篇怒上有及字好亦然下有矣字惡下無也字是故下無夫字文選鄒陽獄中書注引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隣諸侯愛其

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孫本云囿字宋本爾雅疏作原按當作別囿呂氏春秋去宥篇云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淸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眞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宥與囿通呂覽之說蓋本料子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何氏焯云而下疑脫不字天帝皇后辟

公弘廓宏孫云宋本爾雅疏作闊按闊當作閎宏閎古字通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爾雅釋詁疏引廣澤篇注作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

贖人吳任臣字彙補引廣澤篇云贖人也案呂氏春秋察微篇云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又見淮南子道應訓齊俗訓尸子所云贖人疑亦謂此事也

綽子

堯養無告莊子天道篇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禹愛辜人說苑君道篇河間獻王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莊子則陽篇至齊見辜人焉釋文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堯養以下見長短經大私篇無湯武及禽獸句案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湯之德及禽獸簡選篇云武王行賞及禽獸是湯武及禽獸之證也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是舜歌也禮記樂記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疑尸子本止二語而肅合家語稱之也又見史記樂書索

隱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韓詩外傳四引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淮南子詮言訓云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又泰族訓云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越絕書十三范子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新語無爲篇云昔舜治天下也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風俗通聲音篇云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墨子兼愛下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天今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論語堯曰篇作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又作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與周語上內史過引湯誓同

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武王

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論語堯曰篇作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按此以爲文王語與墨子異文王原脫二字据長短經補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湯曰以下見長短經大私篇

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爾雅釋山釋木注又疏類聚八十九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邪人而去之則國治矣胷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

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聽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君下原本有子字衍後漢書呂強傳引云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章懷注云杅字亦作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引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荀子君道篇云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句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七主七臣篇云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

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韓非子二柄篇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晏子外篇同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淮南子主術訓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皆可得而致之荀子君道篇靈王

作莊王尹文子亦云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御覽三百七十引尹子孫本誤以爲尸子異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眾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眾也

堯舜以下見御覽八十劉子新論從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揖鬭蛙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眾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又云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眾也皆本尸子此文長短經勢運篇注引桀紂以下作慎子疑誤

故曰君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

可教者眾故曰猶水也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德者以下見長短經政體篇注當其體下無者字

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食所以爲肥以下見長短經善亡篇末句作譬今人皆以壹飯而問人奚若者也

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

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上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知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說苑政理篇又云衞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孔子集語引惡人者以下爲尸子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尸子所本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文子道原篇云天之道常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

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

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聖人之身猶日以下見初學記十七御覽三兩見一云聖人以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高明燭彌綸六合天中記一作聖人居室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諸子彙函又作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疑皆誤呂氏春秋勿躬篇云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聖人正己

而四方治矣御覽四百一無矣字下有故曰天地之大府一句初學記十七作聖人中一正己也故曰地天之府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政原作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論語顏淵篇孔子曰政者正也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

而仁文子上仁篇老子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下原脫亂矣難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飢者易食寒者易衣孟子公孫丑篇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亂而後易爲德也以上諸篇並見魏徵羣書治要据他書補勸學篇三條仁意篇二條廣澤篇二條綽子篇一條

尸子卷上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劉文燦徐琪同校

尸子卷下

湖海樓刊本

蕭山汪繼培輯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世說排調篇注莊子齊物論釋文首句任本作上下四方升庵外集一作上下四旁按文子自然篇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訓同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三蒼亦云四方上下爲宇往古來今曰宙上下四方之訓皆本文子

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御覽三事類賦日賦注路史後紀七注御覽八百七十二引禮斗威儀云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宋均曰五行之色不主於一也此五色照耀二句疑非尸子本文

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御覽三事類賦注路

史後紀七注　天中記一　海錄碎事一

使星司夜月司時猶使雞司晨也 類聚一　書鈔一百五十引尸子云使星司夜使月司使又引天子候云使星司夜使月司時猶雞能司晨也天子當作尸子候亦使之誤　文選陸士衡擬今日良宴會注引使雞伺晨　海錄碎事一與類聚同

虹霓爲析翳 文選西都賦注薦禰衡表注　按爾雅釋文蜺爲挈貳注云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疏云挈貳其別名也文見尸子是析翳當爲挈貳　孫氏志祖云析翳挈貳蓋一也聲轉耳

彗星爲欃槍 開元占經五

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寍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 類聚三寍疑字　御覽十九作鳥獸孕榮華生萬物遂　五行大義一引云

東者動也震氣故動尚書大傳云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曰東方春也漢書律歷志云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釋名云春蠢也動而生也

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與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與蕃殖充盈樂之至也類聚三御覽廿二尚書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假者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也律歷志云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禮記云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白虎通云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釋名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

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類聚三　御覽廿四五百廿三文選張景陽雜詩注莫不作草木誤五行大義一肅敬下有恭莊二字至作主誤　尙書大傳云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律歷志云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龢也物龢斂乃成孰禮記云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白虎通云秋之爲言愁也其位西方釋名云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

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伏方也是故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減信之至也（御覽廿七　減本作成据天中記五廣博物志四改　至字据五行大義一補伏方也　五行大義作伏也又引云冬終也萬物至此終藏也　廣韻二冬）

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云北方者伏方也　尚書大傳云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律歷志云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禮記云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白虎通云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釋名云冬終也物終成也　又尚書大傳北方冬也下云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尸子任本美惡不滅下有陰陽交接萬物之始生二句蓋涉大傳而誤

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 文選陶淵明雜詩注

八極之內有君長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御覽卅七 事類賦

地賦注任本云闢一作開山海經中山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亦見管子地數篇輕重乙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墬形訓又御覽卅六引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云地廣東西二萬八千南北二萬六千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八極為局文選左太沖雜詩注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一作出黃金

龍淵有一作生玉英類聚八御覽五十八七十八八百三八百五文選蜀都賦吳都賦文賦顏延年贈王太常詩注山海經注一二穆天子傳二注淵作泉玉篇玉部瑛字注云美石似玉尸子龍淵玉光也水精謂之玉瑛也淮南子墬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

各以其類生

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初學記三兩引冰一作地凍與廣志相涉而誤　書鈔一百五十六　御覽卅四　淮南子墬形訓云北方有不釋之冰漢書鼂錯傳云胡貉之地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寒凝冰裂地文選上林賦注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

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文選魏都賦注

傅巖在北海之洲書說命正義　史記殷本紀集解　墨子尙賢下云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乎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

文有脫誤

赤縣州者實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滷水島山左右蓬萊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而醉臥三百歲而後寤 御覽卅八四百九十七 論衡難歲篇云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南位名曰赤縣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作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此所稱赤縣州與鄒衍說不同

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帝王錄 初學記五 御覽卅九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 類聚八十 御覽八百七十 路史前紀五注引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又發揮一論遂人改火云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 風俗通皇霸篇引含文嘉云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

曰燧人也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馬融注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 廣韻九魚 初學記廿二 御覽八百卌三 書鈔十 路史前紀五

虙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 廣韻廿九葉 御覽八百卌二 書鈔十 路史後紀一 漢書律歷志下云帝太昊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尙書序孔穎達疏云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漢書古今人表作宓羲顏師古注云宓本亦作虙

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 書鈔一百五十三 易繫辭下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御覽七十八引春秋內事云伏羲氏始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文應瑞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風俗通皇霸篇引含文嘉云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

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一作故謂之神雨一作故曰神雨並誤　類聚二　御覽十八百七十二　路史後紀三注餘論一　事類賦雨賦注　書鈔十七引立四時之制一百五十三制作序天中記四又作節並即此正四時之制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與昏也御覽七十八　路史後紀三治作有末句作猶民之於晝旦也升庵外集卅七繹史四作猶昏之仰

且

也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御覽七十八路史後紀四云尸子之言記為孔子　呂氏春秋愼勢篇云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此云七十世未知孰是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一作不計而耦誤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御覽七十九三百六十五天中記十一　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高誘注黃帝使人四面

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　臣執同體章云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目字疑誤魏志黃初六年注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

黃帝斬蚩尤於中冀事物紀原十　逸周書嘗麥解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

四夷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山海經六注　路史後紀五注肱作股嘗作皆案肱當作股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九年貫匈氏來賓長股氏來賓山海經海外西經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腳貫匈國見海外南經深目國見海外北經

堯有建善之旌初學記廿任本建作進

堯立誹謗之木史記孝文本紀索隱　後紀十一注案呂氏春秋自知篇云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淮南子主術訓作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鄧析子轉辭篇同史記孝文本紀云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集解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服虔曰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交互柱頭服應以旌木並屬堯蓋本尸子

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荀子王霸篇注　墨子節用中云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賈誼新書修政語上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逮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

已矣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初學記九衣作黻又廿四御覽八十文選辨命論注路史後紀十一注首句作人君之有天下玄駒作僕馬案素車僕馬見哀二年左傳　淮南子精神訓云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

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御覽八十

一儉與險通後紀十二注作險困學紀聞十作狩文
心雕龍祝盟篇云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
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管子版法解云舜耕歷
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
所謂能以所不
利利人者也

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御覽八十一書鈔四十一

九作舜得友五人曰雄陶續耳柏楊東不識秦不空一
國之賢人也按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云戰國策顏歜云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止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
甫是尸子本有六人前漢書古今人表上中有方回上

下有雒陶續身柏楊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惟靈甫不見於表蓋班氏亦本尸子任本作得七人有靈甫誤後紀十二注老作兒而申之云是則更有兒也梁氏玉繩云兒字蓋譌然越絕書言舜兒狂弟傲何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士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類聚十一　御覽八十一又一百卅五引堯妻舜以娥皇媵之以女英一百五十六徵作舉　其致四方之士天中記十一作四方之士歸之　後紀十二有虞氏紀云語禮樂詳而不孛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亡窮全本尸子此脫詳字至作治疑後紀誤注又引尸

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娥皇眾女之英　呂氏春秋貴因篇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管子治國篇云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莊子徐無鬼篇云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舜受天下顏色不變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知天下無能損益於已也　御覽八十　後紀十二注作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已也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失也　荀子大略篇注

後紀十二取作治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御覽八十一

舜舉三后而四死除。何爲四死？飢渴寒暍勤勞鬬爭。御覽八十一。下四死二字据孫本補。書鈔十一舉后稷民除四死，注謂飢寒勤苦，蓋本此。任本作舜舉三后而四凶除也，合舜兩眸子條爲一節，誤。尚書呂刑云：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淮南子人間訓云：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按淮南以禹稷契爲三后，與呂刑異，此三后未知何指。

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山海經三注　荀子非相篇注御覽四十八　十二天中記十一　河出句據御覽四十補上作龍門未鑿呂梁未開後紀十三注開作闢下云河出孟門為二穆天子傳四注孟作盟滅之上繹史十一有盡皆二字禹於是天中記作禹治水非相注作禹之勞十年云云任本人作故　呂氏春秋愛類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又行論篇云禹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莊子天下篇云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列子楊朱篇云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

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法言重黎篇云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又按孟子滕文公篇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夏本紀及漢書溝洫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又云禹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俱與此異

山行乘樏泥行乘毳尚書益稷正義　釋文泥作澤毳音子絕反　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檋尸子曰山行乘樏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按索隱云撮子芮反又子絕反與毳音同是行險以撮即泥行乘毳不得一書而兩見其句法亦上下不類又曰云云當別引他書而傳寫訛脫也路史餘論九引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後紀十三注撮又作檋並仍集解誤本集解乘風車以去喬之音推之當是乘蹻車十洲記曰蓬邱蓬萊山也昔禹治洪水畢乘蹻車到此山　案四載之名最爲參錯史記夏本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集解徐

廣曰橇他書或作蕝樺一作橋河渠書引夏書曰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集解徐廣曰橋一作權索隱云毳亦作橇漢書溝洫志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說文木部欙字下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尙書僞孔傳云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此見於經史者也其見於諸子者文子自然篇云水用舟沙用肆泥用輴山用樏淮南子修務訓襲之則云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其齊俗訓又云舟車楯肆高誘注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呂氏春秋愼勢篇又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歷攷諸書惟舟車無異字其山泥所用則欙樏蔂橋樺梮爲一類橇毳蕝軜輴楯爲一類肆鳩於他書無徵淮南兩見各用其一呂氏以鳩與舟車楯樏爲五浮於四載之數豈後人有所增竄耶

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

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

宋書禮志二後漢書王符傳注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訓云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高誘注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墨子公孟篇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按三日皆三月之譌御覽五百五十五制喪三日下有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於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一段洪氏頤煊云王符傳注引舜西教於西戎以下本有墨子曰三

字御覽誤合爲一條

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也文選求自試表注　淮南子修務訓云禹耳參漏是爲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禹長頸烏喙面貌一作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者一作天下獨賢之好學也初學記九又十九　御覽八十二三百六十五三百六十九三百八十二烏並作鳥今据緯略七劉子新論命相篇亦云夏禹長頸烏喙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類聚十八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良詔注四子講德論注　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湯見祝網者置四

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湯之救旱也（一作殷湯救旱）乘素車白馬著布衣（一作布衣無著字按衣與施同）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九御覽卅五八十三八百七十九九百九十六書鈔九禁作止　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𠜅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亦見墨子兼愛下）

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荀子儒效篇注　任本下北字作利從作聽　荀子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

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荀子仲尼篇注謝氏墉曰溫字誤或是盟拔盟或作濕見一切經音義一　路史國名紀四注口作目頭作頭任本口亦作目斫作斬頸作首者作然

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御覽三百廿七　書鈔十五三革二句互轉類聚十四載沈約齊武帝謚議用此二語

荀子儒效篇云武王誅紂反而定三革偃五兵五兵猶五刃管子小匡篇云定三革偃五兵齊語作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注三革甲盾冑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禮記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

野而弗復服呂氏春秋愼大覽云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淮南子要略說苑指武篇並云縱馬華山放牛桃林商子賞刑篇又云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

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天子七年

原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類聚六文選百辟勸進今上箋注七作十誤　詩靈臺正義引袁準正論云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以下乃袁氏申釋諸任氏說以明堂在左二句爲尸子本文　淮南子齊俗訓云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韓非子難二云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

下計也爲其職也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長短經懼誡篇　魏志二注許芝奏云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云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饗天下不拜而受命

人之欲見毛嬙西施美其面也夫黃帝堯舜湯武美者非其面也人之所原脫欲觀焉其行也所欲聞焉其言也而言之與行皆在詩書矣御覽七十七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初學記十三 類聚卅八 御覽五百卅三 隋書宇文愷傳 唐會要十一 事物紀原二 後紀十二注 禮記月令行慶施惠鄭康成注云慶謂休其善也休其善蓋本此

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東京賦注 任本欲上有故字合上節誤

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類聚六十五 御覽八百廿二 書鈔八王作食耕作農按商子算地篇開塞篇並云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 後紀十二引上二句注云尹文子誤文子上義篇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商子畫策篇云神農之世公耕而食

婦織而衣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爲神農之
言其云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即神農事也

堯瘦舜黑禹脛不生毛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貴爲天子矣御覽七十七原脫瘦字據後紀十二注補　意林堯瘦舜黑皆爲民也當即此文　文子自然篇云神農形瘁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淮南子修務訓云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尙書無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自朝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

昔者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荀子非相篇注　御覽八十一又三百六十六眸作瞳　史記項羽本紀集解明作瞳誤　後紀十二注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御覽四百十九　案淮南子修務訓云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

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亦見白虎通聖人篇所載較備

夫堯舜所起至治也湯武所起至亂也問其成功孰治則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湯武難 御覽七十七

人戴冠躡履譽堯非桀敬士侮慢故敬侮之譽毀知非其取也 御覽八十 莊子大宗師篇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又外物篇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

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容臺振而掩覆犬羣而入泉豘銜藪而席隩美人婢首墨面而不

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決蹄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揮六按此文亦見淮南子覽冥訓容臺句上有植社槁而墝裂一句犬羣下有嘷字泉作淵鎩作豕蔽作蓐隩作澳婢作挐決蹄作廢腳佳作注御覽此條有注皆本高誘淮南注今不錄

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權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於南巢收之夏宮天下寧定百姓和輯御覽八十二後紀十四注淮南子本經訓云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御覽此條亦用高誘注

昔者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此其禍天下亦厚矣御覽八十二八百六十五後紀十四注天中記四十六葷並作薑

六馬登糟邱方舟泛酒池御覽七百六十八韓詩外傳四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論衡語增篇云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

伯夷叔齊飢死首陽無地故也桀放於歷山紂殺於鄗宮無道故也有道無地則餓有地無道則亡御覽八十二任本宮作京有道上有故曰則餓作則飢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

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御覽四百九十注云家語同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繹史廿升庵外集卅引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云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

孔子謂子夏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矣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七六百廿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

水濁而以泣清之也類聚卅五任本清作澄御覽三百八十七按此文亦見孔叢子抗志篇又文子符言老子曰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淮南子詮言訓襲其文算作雜涸作少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而原脫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類聚五十三意林下四何作舉士不論貴賤則無士矣任本買馬之買作市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

張子之背腫命㺯治之謂㺯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㺯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原注㺯音叩御覽三百七十一七百廿四七百四十三天中記卅四命作請

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文選赭白馬賦注馬有秀騏逢騩同上天中記五十五合作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逢騩馬有騏驎徑駿七命注拔文云驎超龍鬛則騏驎字亦當從鹿任本徑作輕

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馳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

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御覽七百四十六馳舊作遲据任本改孫作逸誤奔於歷山孫作奔放良工孫作王良按本書分篇亦云良工之馬易御也鹽鐵論刑德篇云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

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者民之鞭策也御覽六百卅六七百七十三書鈔四十三後漢書虞詡傳注意林遠道重任作道遠任重韓非子難勢云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

治民之
王良也
爲刑者刑以輔教服不聽也陳本書鈔四十三止刑以輔敎四字此據原本書鈔刑法部

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御覽六百卅六敎不至三字据書鈔四十四補原本書鈔斷刑之日下有朝不得言乃五字

夫知衆類知我則知人矣天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遣使巡國中一作內求百姓

賓客之無居宿絕一作餱糧者賑之國人大悅類聚五御覽卅四書鈔一百五十六首十字据原本書鈔歲時部補賈誼新書諭誠篇云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酏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

悅尼而來遠爾雅釋詁注案尼近也韓非子難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尸子蓋述此言

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文選西京賦注

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山海經一注

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山海經十七注　史記秦本紀集解　後漢書東夷傳注　荀子非相篇注　文選西征賦注　御覽三百七十五　任本無骨下有故曰偃也四字按集解云騶謂號偃由此故曰偃也四字當是後人因騶語足成之後漢注亦有故曰偃王字

莒君好鬼巫而國亡水經注廿六　下云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云云乃酈氏歷舉莒事孫本屬於尸子誤

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書鈔九

娶同姓以妾為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國絕鄰好則幽改衣服易禮刑則放書鈔四十三　娶同姓至則幽陳本書鈔缺以唐類函七十八所載書鈔補國誤闕据任本改　荀子王霸篇公侯失禮則幽楊倞注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

於京師寘諸深室

好酒忘身書鈔廿一按此在帝王部與糟邱酒池相屬當謂桀紂也

障賢者死書鈔十一

古有五王之相秦公穿吳班孫尤夫人冉贊公子麋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下云遒謂之王其貴之也蓋陶氏語

古者倕爲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御覽七百五十二倕作創倣作倣据事物紀原七改一切經音義廿五引世本倕作規矩潛夫論讚學篇亦云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

造歷者羲和之子也御覽十六類聚五作造歷數者羲和子也廣韻廿三錫作羲和造歷尚書舜典疏引世本云容成作歷史記歷書索隱云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

占星氣泠倫造歷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造冶者蚩尤也御覽八百卅三廣韻卅五馬作蚩尤造九冶

造車者奚仲也文選演連珠注案說文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郭注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其創作意是以互稱之

昆吾作陶御覽八百卅三廣韻六豪作夏桀臣昆吾作陶玉海九十一作黃帝有陶正昆吾作陶

按一切經音義十八三蒼陶作瓦家也舜始為陶世本云夏臣昆吾更增加也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皐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

皐陶擇羝裘以御之書鈔一百廿九廣博物志卅八

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御覽三百八十五　莊子應帝王釋文引作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卽被衣王倪之師也　後紀十八二注年亦作歲讓作遜避濮安懿王諱也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一作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意林　類聚九十　御覽　四百二八百九十一九百十六　史記陳涉世家索隱　事類賦虎賦注未成文上有雖字海錄碎事七同任本亦同駒作生　抱朴子清鑒篇云駁子有吞牛之容鶚鷇有変鷲之貌本此

仲尼曰面貌不足觀也先祖天下不見稱也然而名顯天下聞於四方其惟學者乎陳本書鈔八十三脫然而以上十九字據原本書鈔

禮儀部補　韓詩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說苑建本篇宗祖作先祖書鈔引尸子觀作見祖作視据二書改正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弇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御覽四百七十二一本兩猶字下並有謂字　韓詩外傳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　意林　御覽六百十六　任本謀作稽誤　按金樓子自敘引此爲曾生語謀作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集聖賢羣輔錄上廣博物志廿晏子內篇問上云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與此異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思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御覽三百七十八任本無其字天中記廿一無思字韓詩外傳二與此略同韓非子喻老篇則云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

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淮南子精神訓同原道訓亦云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侉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荀子大略篇注謝氏墉云廣韻侉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銙字書無攷今從元刻　升庵外集十七於並作以荀子云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楊倞注細當讀為昔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

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御覽四百十九　諸子彙函義則人尊之下有勇則人畏之句

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惟善無基義

乃繁滋蔽災與凶禍乃不重意林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意林

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御覽二百卌七四百廿一書鈔六十四史記司馬穰苴傳索隱引云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

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說苑說叢云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眾人以毀形為恥君子以毀義為辱眾人重利廉上重名

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

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原脫故務光投水而殰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御覽四百廿一　天中記六　任本首句作賢者之於天下殰作沒　淮南子精神訓云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刼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此其餘無足利矣

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運命論注

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披髮佯狂以此免也文選非有先生論注莊子大宗師釋文云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

莒國有名焦原者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一作躋踵焉莒國莫之敢近已獨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思玄注作所以稱於世卽下此所以服一世也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必且齊踵焉此所以服一世也御覽四百廿一文選魏都賦注思玄賦注又長笛賦臨萬仞之谿注百仞作萬仞後漢書張衡傳注初學記八有以勇句作有道士見於莒子蓋誤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一作惟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一作惟象未與吾試願為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一作自謂天下之義人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注後漢書張衡傳注袁紹傳文選西京賦蜀都賦思玄賦七命袁紹檄豫州注 山海經六注御覽三百八十六八百九十一 元和姓纂一 淮南子繆稱訓云中行穆伯手搏虎疑即中黃伯

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貴乎勇乎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

三軍服猛獸故也御覽四百卅七漢書東方朔傳注天中記廿七無故字按呂氏春秋知士篇云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句法與此同當從御覽有故字是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史記袁盎傳索隱御覽四百卅七引新序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莊子秋水篇云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也御覽三百八十六史記秦本紀云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諫上云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

田成子問勇顏歜聚之答也不敬田子之僕塡劍曰更

言則生不更則死歠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也（文有脫誤）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御覽四百卅七田成子顏歜聚卽左傳哀廿七年陳成子顏涿聚也塡劒未詳孫本改塡爲撫）

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知而不主知畜勇而不主勇昔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句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三年於吳（官一本作事按作官是也越語云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韓非子飾邪篇云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於吳越絕書請糴內傳云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又外傳記地傳云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云客官於吳吳鶡冠子世兵篇云句踐不官二國不定）趙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一作塊並誤）其卒

桓公臣魯君句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御覽四百卌七四百九十九諸子彙函畜仁句下有畜義而不主義一句畜知句在畜勇句下

湯復於湯邱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越王役於會稽秦穆公敗於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御覽四百八十六任本復作休孫本役作棲

鮑叔爲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戚無忘車下時御覽七百卌六又七百七十三鮑叔作甯戚臣作公事類賦注同無下甯字任本鮑叔作甯戚使臣作願君管子小稱篇云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

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又見呂氏春秋直諫篇新序四

爲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 文選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注 按各本皆引作尹子宋本作尸子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 水經注廿五 史記鄒陽傳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集解駰案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索隱云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注云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案說苑在說叢篇淮南子在說山訓云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注引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論衡問孔篇云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類聚廿十七四百八十八卅五御覽三百八文選恨賦注

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一作下愛其親也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卅四御覽四百十三七百七類聚文選長笛賦注首句作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廿作常以一夕五起接曾子句下常以乃孝已之說秦策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鬬則害親不[illegible]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御覽四百九十六韓非子五蠹篇云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案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爲養父非也

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水經注廿五御覽六十三無得字

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焉王大喜類聚七十四莊作襄誤御覽七百四十[illegible]又九百五十

欲作願

駙馬其爲荆王使於巴見擔酖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酖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於江御覽四百十九天中記五十九駙馬疑巫馬之譌

公輸般爲雲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
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此爲竊疾耳一作必竊
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
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
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
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
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請無攻宋類聚八十八御覽三百廿七四百六十二九百五十三又三百卅六引墨子下注云尸
子又載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
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墨子公輸盤篇載此

事較詳盤卽般也宋策文與此略同諸子彙函錄入尸子并襲用鮑彪注題其篇曰止楚師孫本亦誤收之

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爲樂將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御覽七百卅五　類聚卅八及御覽九百五並作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劉子新論鄙名篇全採此文亦云昔有貧人漢書古今人表中下有田果其鄙不應至此當別是一人

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者遽收其皮御覽八百卄八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

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廣博物志四十七任本其作之按莊子列禦寇篇云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事與此同

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水經注卅一御覽四十三

隱者西鄉曹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通志氏族略三後紀十注

曼邱氏元和姓纂九

北門子姓纂十通志氏族略三

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御覽八百卅孫本爲之作弗爲爲誤文子上義篇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又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

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淮南子氾論訓云誳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泰族訓云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孟子滕文公篇陳代引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說苑說叢云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

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文選運命論注五等論注國語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文選求自試表注

能官者必稱事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守道固窮則輕王公文選謝靈運登石門詩注荀子修身篇云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

卑牆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意林

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類聚十九　御覽三百九十四四百卅　列子說符篇載關尹子語與此同

夫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類聚七　御覽四十又八百九十九末句作行之難者也

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御覽一百七十四　呂氏春秋重已篇云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為

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鬼者歸也故古者謂死人爲歸人爾雅釋訓注　五行大義三　唐沙門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二之二謂作名　列子天瑞篇云鬼歸也歸其眞宅又云古者謂死人爲歸人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文選魏文帝善哉行陸士衡豫章行古詩十九首歸去來辭注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固作同誤

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陸士衡門有車馬客行注

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先王之祠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親也御覽五百廿六　書鈔八十八親作廟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

川祭五祀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鄭注云此蓋殷時制也白虎通五祀篇引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御覽五百七十五書鈔一百八引作尹文子說苑修文篇以此爲孔子語意作志末三句作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御覽五百七十六書鈔一百九義下有而字文獻通考一百卌七引樂書末句作雖有暴亦不爲之變天中記四十三同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文選七命注又演連珠注故不作是弗

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類聚四十四書鈔一百十任本有作猶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呂氏春秋貴因篇云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高誘注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爲墨而朝吹竽高誘注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

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崔注

鴻鵠在上扞弓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之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之也長短經昏智篇注類聚七十

四御覽三百四十七並作問二五弗知彀作鞟楊升菴外集四十八彀作彏云與彍同字彀弓弩也劉子新論專學篇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閒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蓋俱本尸子

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類聚七十一　御覽七百七十三　文選七啟注淮南子繆稱訓云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按鎋當作轄人閒訓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說文云轄鍵也鍵鉉也一曰車轄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御覽七百六十三說苑正諫篇枚乘上吳王書云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

利錐不如方鑿御覽七百六十三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類聚六十書鈔一百廿二御覽三百四十四　韓非子顯學篇云夫觀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

昆吾之劍可以切玉列子湯問篇釋文　山海經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注云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又云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藝文類聚八十四引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冢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

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意林 御覽八百五

吉玉大龜山海經二注

玉淵之中驪龍蟠焉頷下有珠也一切經音義廿 莊子列禦寇篇云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列子天瑞篇釋文

距虛不擇地而走穆天子傳一注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意林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剺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

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意林八百廿八　廣韻十一模　毛晃增修禮部　御覽韻略引云屠者制肉知牛之多少則沽者亦知酒之多少也

使牛捕鼠不如猫狌之捷御覽九百十二　莊子逍遙遊篇云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大牛爲犉七尺大羊爲羬六尺大豕爲豟五尺爾雅釋畜注疏云尸子說六畜云

五尺大犬爲猶顏氏家訓書證篇　爾雅釋獸釋文　止觀輔行傳宏決四之四　文選養生論注猶作豫誤　任本作大犬五尺爲豫蓋以意改

羊不任駕鹽車椽不可為楣棟御覽九百二

戰如鬭雞勝者先鳴御覽九百十八春秋襄公廿一年左氏傳州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預注云自北於雞鬭勝而先鳴

揚州之雞裸無毛御覽九百十八

雞司夜貍執鼠日燭人此皆不令自全意林令一作能韓非子揚權篇云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貍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卵生曰琢胎生曰乳文選東征賦注李善云琢與椓古字通任本作啄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搜神記十二晉書五行志中拔莊子達生篇水有罔象釋文云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

木之精氣為必方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二必作畢古字通　按淮南子氾論訓云木生畢方高誘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廣雅釋天亦謂木神謂之畢方山海經西山經云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法苑珠林審察篇引白澤圖云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云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薛綜注東京賦云畢方老父神如鳥一足兩翼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並與此異

大木之奇靈者為若山海經二注　按此乃郭氏約尸子之語非本文也楊慎山海經補注若下有木字衍

木食之人多為仁者名為若木山海經注二　補注作食若木者多為仁人

按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鄭注木神則仁疏引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篇云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漢書律歷志亦以仁屬木木性仁故木食之人亦爲仁者

春華秋英其名曰桂 初學記三 類聚八十九

疓 廣韻十五海疓病也見尸子

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傳云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范甯集解云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云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范甯集解云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以上二篇節錄則文義不明故錄其全文載於卷末

尸子卷下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劉文燦徐琪同校

尸子存疑　　湖海樓刊本

蕭山汪繼培輯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文選演連珠注

按此見尹文子

深根固蒂類聚八十八

按類聚有兩刻八十八卷一本引尸子曰木之精氣曰必方又曰深根固蒂一本此句別爲一條稱聲子曰在謝承後漢書之後按老子德經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子葢老子

之譌聲俗作声與老字字形相近又脫壞爲尸也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書鈔卅八

按此見尸文子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四十三並引作尹文子

黃帝時公玉帶造合宮明堂見尸子元和姓纂十通志氏族略四

按史記封禪書云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云云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帶卽漢武帝時人也而雲笈七籤一百載眞宗軒轅紀云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二語見尸子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本管子斯爲巨謬矣

穀梁淑字元始魯人傳春秋十五卷姓纂十氏族略作五傳上有亦字卷篇

按穀梁傳引尸子語當在其後尸子未必見穀梁傳也且其文亦不類尸子

姓纂

三

申徒狄夏賢也湯以天下讓狄以不義聞己自投於河

案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申徒狄夏賢人也湯以天下授之恥以不義聞已自投於河姓纂蓋亦用風俗通其云尸子者卽屠氏二字之駁文也荀子不苟篇云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者也而申徒狄能之說苑說叢篇述荀子語作申屠狄　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是狄生於夏末聞湯讓務光而死非身讓天下也盜跖篇則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於河爲魚鱉所食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漢書鄒陽傳顏師古注引服虔注亦云殷之末世介士也史記索隱引韋昭說又云六國時人韓詩外傳一稱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狄引關龍逢王子比干子胥泄冶以自況新序節士篇同則狄當爲周末世人

野鴨爲鳬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證類本草十九陳藏器

本草引埤雅八

按禮記曲禮下庶人之摯匹孔疏云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鳧鶩舍人及李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鳧鶩云云乃孔沖遠之說也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事類賦海賦注

按類聚八御覽卅六六帖六並引作莊子此莊子逸文也又見初學記六下句作流相薄即為之地動

楚人賣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

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事類賦珠賦注

按此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櫝作櫃薫以桂椒二句作薫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太平御覽八百三引韓子正與此同御覽此條與尸子水圓折者有珠相接吳氏遂誤爲尸子

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事類賦水賦注

按御覽五十八引顧子曰子與子華遊東海子華曰水有四德云云接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條後吳氏所見本或有脫壞故誤採之任本文於方折有玉之下蓋亦仍御覽誤本也又見御覽六十七類聚九

漁之爲事也有釣網罟筌罛罶罺罩涔罾笱槮罧罨箄籗銛之類事文類聚前集卅七

按初學記廿二云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舜漁於雷澤蓋因修其法也原註文子曰堯使人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事竝其械械竝其人尚書大傳曰舜漁雷

澤之漁之爲事也云云各以用之得魚一也其後以
中
下皆徐氏類舉漁事非尸子本文孫本亦誤採其後
三句

禹理淇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
禹河圖而還於淵中 廣博物志十四
梁氏玉繩云水經注五河水有此條不云是尸子按
水經注本尚書中候見御覽八十二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 廣博物志四十四
按抱朴子詰鮑篇云蜂蠆挾毒以衞身智禽銜蘆以

扞網藿曲其穴以避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卻虎豹之暴文選鷦鷯賦注引云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卻虎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同此葢誤抱朴子爲尸子淮南子脩務訓云雁銜蘆而翔以避繒弋

急士升庵外集三東北咸州曰隱士注尸子作急

按隱士見列子天瑞篇

法螺蚌而閉戶升庵外集八

按外集又引文子法蠡蠪而閉戶以證鋪首語與此同然文子今本亦不載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升庵外集廿二

按此見韓非子難一及難勢

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升庵外集五十九

按九十七又引作張融語見南齊書顧歡傳

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升庵外集六十四

按管子桓公問云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未嘗暫息頓邱買貴於是販於頓邱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十 繹史

按此見路史後紀十二不云出尸子

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答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任本

按御覽四百八十八引此作說苑與今權謀篇小異四百五十引與今本同

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孫本引御覽

按御覽四百卅二引作尹子乃尹文子佚文見意林

殷紂爲肉圃惠本孫本引御覽

按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公孫尼子初學記廿六同帝範閱武篇句踐軾蛙卒成帝業注云尸子作式

按尹文子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此尸子乃尹子之誤韓非子內儲說上軾作式

尸子存疑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劉文燦
徐　琪同校

B
126
.E7
v.21

荀子卷第十三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力讓反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

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䫉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䫉古貌字檖䫉未詳或曰檖讀為邃䫉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䫉讀為邈言屋宇深邃緜邈也笫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窻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睪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茝臭亦皋之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

耳也竝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斿九旗正幅爲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注正幅爲縿宋本縿作繒元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斿作練旒與今爾雅同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案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葢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蛟韅韅馬服之革葢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爲之○案史記蛟作鮫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腹之誤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

絲末末與髹同禮記曰君羔髹虎犆鄭云覆苓也絲髹蓋織絲爲髹亾狄反○絲末史記無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衘軛○案彌卽說文之靡廣韻引說文云靡乘輿金耳也讀若湖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卽重較也徐廣說爲得之繆龍史記作璆龍索隱云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衘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衘軛當從史記注作衡軛爲是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爲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史記倍至作信至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此注舊本有臏有脫今訂正孰

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苟怠惰偸懦之爲安若者必危懦讀爲儒言苟以怠惰爲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也○偸懦非十二子篇作偸儒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偸儒皆非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亾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

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
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君師
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
者偏亾焉無安人偏亾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
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其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
也太祖若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
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
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得大戴禮作德

古二字通用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陷司馬貞曰陷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陷耳○史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宐大者巨宐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

于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

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

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祭月祭也齊讀爲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案大戴禮齊作嚌史記嚌下有先字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文謂修飾理謂合宜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

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爲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

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晬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尸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

一也○案古廢發音同通用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絻緇麻爲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哀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禱司馬貞曰禱音禰謂中蓋素帷示質也○注未嘗不作亦質者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爲簡略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拮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爲擊或曰膈當爲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

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說拊鬲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爲㒵也○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梲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洼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

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爲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

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

其下復情以歸太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

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亾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

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亾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

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爲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旌章爲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

也若尊之尚玄酒本於質素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襍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竝行相襍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鶩疾鶩也史記作廣鶩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閒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眠無所知者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爲仿偟猶徘徊也挾讀爲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

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誼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鬭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

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瘠薄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百稱之

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苞遣奠也翣萋當爲蔞蔞翣鄭康成云蔞翣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爲筐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修士士之進修

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昏殣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名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禮者謹至辱之道奉君父也

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爲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紸當爲絓絓苦化反以爲黈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

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須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須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

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與邇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故文飾聲樂恬愉所

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慼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爲姚姚冶妖美也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慼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慼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爲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眞情將有作爲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

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說讀爲悅豫樂也娩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謸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謸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爲啼管子曰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反○案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諦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踡跼而諦並以諦爲啼
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
餰鬻菽藿喪者之食
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
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資與齋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

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繐繐衰也鄭玄云繐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注鄧繐布今儀禮無布字疏房樬須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踈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修治也爲作也故曰性者

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之往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諭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亾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亾異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組束髮

也古文髻皆爲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
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不沐則濡櫛
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爲栗濡溼也
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薔末世多不備禮也○注枇髮舊本枇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薔
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古枇作比漢書有比疏薔梳疏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充
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緜也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
生術矣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說褻衣
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
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

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正文說字疑當作設設掩面儇目髻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髻而不笄謂但髻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髻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爲之長三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見所書置于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捲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甕廡虛而不實士喪

禮甕三醯醢屑廡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甒皆作廡有簟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木不成於離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薄器不成內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籩無縢也味當作沬沬靧也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輁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輁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啟遷于祖廟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夫人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團車皆至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

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略而不盡須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須形也言但有形須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靷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須讀如邈像也今謂畫物爲須下須皆同義○注趨者下俗閒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輗舊誤作車軾今據爾雅改正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須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襆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

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須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須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邀棺椁其須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無帾絲歶縷翣其須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緌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緌鄭云以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歶讀爲魚謂以銅魚縣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爲柳蔞字誤爲縷字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屝屝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爲扉戶扇也幬讀爲帳尉讀爲罻罻綱也帷

帳如綢也**抗折其須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抒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塈茨也槾莫于反番讀爲藩藩蘺也閼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藩閼也○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爲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

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是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朞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

痛飾也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爲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燕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

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

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乃三年爲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厠其閒也古莧反情在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粹厚之恩也○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卽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

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

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亡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

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曰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悒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愅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悒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愅音革悒音邑僾音愛○悒宋本作悒案爾雅作唈陸德明釋文作𠱓烏合反今從元刻作悒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

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至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鍾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懽詭其所喜樂之

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鍾鼓韶夏之屬韶音朔賈逵曰舜曲名武汋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案方言七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卜筮視日齊戒修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修修涂謂修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也饋饋獻牲體也薦進黍

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襍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總校楊文瑩分校汪鳴皋校
陳濬

荀子卷第十四○此卷各本皆無注

樂論篇第二十　嘉善謝氏校本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諰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〇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〇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〇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

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禮記齊作儕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

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

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愼之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宋本作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

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
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
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
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
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
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
營也○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作天麗鐘統實磬
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
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

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謘謘乎○元刻無意字謘說文作謘云語諄謘也直离切元刻正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

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同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

○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　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總校楊文瑩分校汪鳴皋陳濬校

荀子卷第十五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

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私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案傍觀元刻作倚觀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竝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竝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德也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數爲蔽數爲蔽之端也○正文數宋本作故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爲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其也所好異則相爲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爲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己姓國也故羣臣

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爲上用也非或爲誹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爲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灊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爲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

（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鶡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謂舞也干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眾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載此事一時罪之作而）

時罪之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爲戴戴不勝使群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爲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王曰王大仁於群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驩也蓋爲唐鞅所逐奔齊也○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据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轀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驩又內儲說下云戴驩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爲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

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直亮反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

賢愼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愼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爲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當爲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盡用矣盡嗛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也由埶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埶而去

（智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爲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亂襍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

名與三王竝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滞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何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宋本作與不可道

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姦去惡○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

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已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胷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

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行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元刻論作聞疏觀萬物而

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在裏當爲理材或爲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爲皞皞皞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襍亂貌涫音官又音貫○正文上夫字宋本無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爲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

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
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襍博容受
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襍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其情之至也
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襍博則惑○元刻情作精注同詩云采采卷耳不
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
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注卷耳苓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改作枲耳
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爲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
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
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

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一博襍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訛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

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爲志發言爲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爲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迫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故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爲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鬒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也○庶理宋本作麤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著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

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竝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

詠也○正文矣字元刻作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字及事竝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荅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其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

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
至人則自無𤸬焉用焠掌乎
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
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如舜者至人也何彊
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爲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
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
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
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
行道也無彊也無爲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仁

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閨小門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哅哅埶亂其官也厭擫接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哅哅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埶亂耳目之所主守哅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

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爲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愼壘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其爲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

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卬與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慌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愼壘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爲凝）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周也子叶反或當爲接）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

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所以爲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法元刻作治其法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爲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爲非以持制是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甚其非以分爲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修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修飾蕩動而辯爲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爲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

訕

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眾以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察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

者方多然矣愼墨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不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怏也憐讀為吝惜也言弃無益之事更無悒怏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爲成以漏泄爲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爲成以隱蔽爲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爲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爲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正文墨以爲明元刻明作朗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

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總校楊文瑩分校沈彤元許德裕校

荀子卷第十六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

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爲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爲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僞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爲矯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此僞字元刻作爲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僞卽今之爲字故曰桀紂性也堯

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眞僞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僞**正利而爲謂之事**爲正道之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正義而爲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智有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能才能也○句首智字衍注當云在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姘誤**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

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幷斯亂名之尤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愼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今本新序缺此文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

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

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

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

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

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

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

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爲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襍亂故智者爲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

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注未名也上宋本有各爲制三字衍**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眾樂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爲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眾聲之異者也○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爲之辭**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眾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眾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氣洒當爲漏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洒从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

洒酸猶辛酸　辣氣之觸鼻者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滑與汨同鈹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爲鈒傳寫誤耳與澀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初亮反叉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爲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徵召萬物而知之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爲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襍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日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

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爲異實也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爲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爲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故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爲天則人皆謂之

天也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

也

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鬬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

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孰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惑於實而亂名者也

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

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說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

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爲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爲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儷同配偶也○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爲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爲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

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兼說亾實之名以論公卽位之意也 一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 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 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 期謂委曲爲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爲辨說之用 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辨說所以爲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則辨說也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 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 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爲理國之常法條貫也 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 言經爲說成文爲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

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其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爲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不賂貴者之權埶不爲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埶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也辟讀爲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爲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

明辨說得其正
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
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
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
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使
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
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己寶
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爲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
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

日與賾同深也諸諸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疏略深則無統類又諸諸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爲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爲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爲多欲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宋本注多賸字今刪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爲之節制所受乎

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爲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

之所可以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以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以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刻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欲雖不可去

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注賤者舊本作貴賤訛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

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而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爲欲之不可得盡因而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踰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滅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爲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爲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

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遣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於仰輕縣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

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

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爲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爲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爲嗛於志嗛口簟反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暫以爲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

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爲邪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己爲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紃之履麤麻屨也○蔬食當作疏食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廡庾者葭蘆也以

盧庾爲屋室葭槀爲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埶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爲天下必多爲己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恉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

合乎道而不貴乎絶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己治人之恉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遺矣

荀子卷第十六

總校楊文瑩分校沈彤元校
許德裕校

荀子卷第十七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天生聰明時乂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

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爲鉤曲也下皆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注礪舊作厲誤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

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

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楊意卻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

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爲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僞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

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爲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僞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僞也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

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柫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拂奪宋本作怫奪注同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

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埶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僞者○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

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爲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爲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傷埶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

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為枸

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

埴哉亦積僞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爲譬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

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别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爲曾閔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

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爲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

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肎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肎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下元刻有未必雖不能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偏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偏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

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

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亾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亾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

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襍老佛而言也襍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謟行悖謂言行相違也○宋本謟作諂悔作侮今從元刻齊給便敏而無類襍

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襍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折速粹孰而不急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疑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亾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

之所亾雖富貴去之注非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也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賢者敢推而尙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尙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埶勁足以拒於來敵也然而

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檠巨京反桓公之蔥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蔥闕錄曶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曶劍光采慌惚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卬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曶舊本作曶訛今改正注同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騹讀爲

騏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卽列子盜驪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今或曰靡磨切也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誣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

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 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 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 適讀爲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 官人掌喉舌之官也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 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 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 愈讀爲愉 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治世元

（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爲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殛鯀興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滯）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爲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爲嘗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

矣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論知所貴

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

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

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

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亾倍道

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亾古

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

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

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

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爲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爲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爲此五者死生則爲名節也忠者惇愼此者也愼讀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爲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也爲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

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著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總校楊文瑩分校朱蓀儒　金肇麒校

B
126
.F7

荀子卷第十八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襍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諭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襍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襍語故降在下○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爲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襍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注似尚有脫誤又墮字即隳

字之俗說文於陸下作許規切下有蟕注爲篆文又載陊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繹向書元首叢脞之韻可見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倀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倀丑羊反請布基愼聖人愼讀爲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豉反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荅以明其義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繞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埶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爲賢上能

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孽災也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久而愚闇愈甚）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臺下宋本有榭字元刻無以韻讀之元刻是也今從之）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鄉讀為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為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世之禍惡賢士

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爲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諫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戹陳也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絀爲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請牧基賢者思牧治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與詖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曰疲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昊氏始畫八

（扑造書契者戲與義同）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爲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愼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卽莊子曰季眞之莫爲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嫚也或曰形當爲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而有埶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埶則度己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世無王窮賢

良無王者興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爲治之意後權埶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爲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爲治當日新爲美無休息也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頓蹷之辭蹷音厥

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蔽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爲害也）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爲民（爲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委任）

羣下無爲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爲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爲與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閒鳥獸蹌蹌也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卽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漾沇淮渭洛七水又有灉淄其道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禹傅土平天下傅讀爲敷孔安國云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爲民

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皐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乎盤盂陶即皐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眞窺即直成也倂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窴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窴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眞亦形似呂氏語見求人篇

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爲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爲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

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諱疾賢良用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患難哉阪爲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患難哉阪爲先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讀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

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四門也○中元刻作忠古通用門戶
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寞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
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烏路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
失道途辟讀為僻己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
人自美其身己豈無事己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不知戒
後必有恨恨悔○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後遂過
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
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妬功
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埶

失輔弼之臣則埶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厲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卽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注厲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致墨子所染篇作厲公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屢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

是禁罝罣麗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罣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罣麗小罟也○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他說附益之罝韋昭云當爲罜此衍罝字而又訛罜作罣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爲志也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爲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飡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

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卬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卬與仰同宜亮反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倖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爲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爲悅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爲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祥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

基業也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脩領謂脩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案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為情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襍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僣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

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鈹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與披同滑與汩同言不使紛披汩亂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

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
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
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爲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
不采者與（先王爲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
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
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
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
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

禮。此目上事也如禮記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滑滑淑淑皇皇穆穆滑滑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一智慮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徧也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跖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爲泰寧也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

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常欲見利遠害）脩潔之爲親而褋汙之爲狄者邪（智脩潔則可相親若褋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弇襲）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知小人之智不然也）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注天地相似上似

脫一與字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爲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大盈大宇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攭與劉同攭兮分判貌言雲或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攭音戾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卬卬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弃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弃也往來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瞑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日亦昏暗故惛憊爲晦瞑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爲亟急也門謂所出者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不敏願陳此

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曰不塞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爲篠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篠它弔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宐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耳注或作託訓亦似誤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雖往來晦暝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

日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雲所以潤萬物人莫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之知故於此具明也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如神儽儽讀如其蟲倮之倮儽儽無毛羽之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也功被天下為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蠶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蠶盡是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

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五
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
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
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有牝牡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
出也前亂而後治繭亂而絲治也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
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互言之也三俯
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
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蠶之義理也蠶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

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橫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時用則存不用則亾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為鐵則巨為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杪末之意匹小反頭銛達而尾

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爲掉掉一往一繚長貌言箴尾掉而繚也掉徒弔反來結尾以爲事結其尾線然後行箴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爲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爲父管以爲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纊也○簪當爲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理也箴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爲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

墜旦暮晦旨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喻百官弛廢旦暮晦旨言無蹔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隕墜旦暮昏霧也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爲照公正無私反見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憼革貳兵憼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非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儆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道德純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鏘鏘進貌仁人絀約敖暴擅彊絀退窮約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蝘蜓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之惡反以爲鳳皇也比干見

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
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
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皓
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昊大也呼
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干或爲卒弟子勉
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爲善無益而解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
手時幾將矣共讀爲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離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
復治也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旣與
愚反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敘之也其小歌曰此下一章卽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

○曰各本多作也有一本作曰今從之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衍饒也○衍不與塞服爲韻服字本有作般者則塞或蹇字之誤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

琁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琁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爲佩也如孔安國曰美石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爲美玉說文云琁音瓊○瑤說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誤本襪布與錦不知異也襪布麤布閭娵子奢莫之媒也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陬楚詞七諫謂閭娵爲醜惡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爲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娵子于反○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照耳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喜悅也○力父俗本作刁

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以旨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卽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總校楊文瑩分校沈彤元許德裕校

荀子卷第十九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大略篇第二十七此篇蓋弟子襍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開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擧爲標首所以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

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僚謂不欲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

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卽衮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覲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

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爲韠而載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珪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彫畫爲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

諸侯相見卿爲介相見謂於郄地爲會介副也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爲上擯出會則以卿爲上介也以其教出畢行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珪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

也○案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

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太塡顓頊學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案新序太塡作大眞古今人表作大塡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錢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隆率以敬

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勖率鄭云勖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亾於禮經而順人

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誤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爲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非義

也亦當爲非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爲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爲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爲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

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禭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禭唅○今公羊法作知死者贈禭

賻賵所以佐生也贈禭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

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爲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爲賊害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

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

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爲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大蚤爲陵犯也朝太晚爲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早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

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爲避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

精麤爲序也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止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諫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怒

謂若慶鄭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麤設宴也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爲本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也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

敬反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蹷陷溺所失微而其爲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和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珮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旣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士者修立之名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

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幷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婚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冰泮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嶲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

虛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竝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衞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　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上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

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謂之暗昧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爲惡也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

也蔵與藏同孽妖孽言終爲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而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

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敎道之也十或爲七也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

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亾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

則一謂若爲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采地不當爲與新有昏朞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續然大夫四字未詳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

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物事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氐羌之虜也謂見俘掠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纍纍氐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

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卹其大而憂其小與氐羌之虜何異幾讀爲豈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

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貨財也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

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羞無有羞貧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修飾也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　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　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謂婦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也　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

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

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

無有而求天府 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 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 問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 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貳當作埶聲之誤也即六經也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 如蟬蛻也幡與翻同 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 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 無畱善 有善即行無畱滯 無宿問 當時即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子立志如窮 似不能通變 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 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 君子隘

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穫○臨窮卽阨窮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侉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爲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案廣韻侉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銙字書無攷今從元刻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爲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之

畔畔者倍之半也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過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為人贊相也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許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

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爲悅近親遠附則毁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歟

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爲寘檃栝矯揉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爲菑菑謂轂轂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爲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爲爪

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故不可慢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縻醢作鹿醢蜜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滫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

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案厥同橜說文橜門梱也梱門橜也荀子以厥爲橜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無方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爲成人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

壹也亟急也己力反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息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

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丘壠皋當爲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嵮與塡同謂土塡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嵮讀爲顛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甗者矣列子嵮如作墳如如大防也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肆意〕人有快則法度壞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士〕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也　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爲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齎與資同兵五兵也〕○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

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尙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

○案𢫦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盖卽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蚤者叉字之假借叉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爲一條

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友與有同義相有謂不使喪亾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俗本正文亦作取友友求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

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爲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爲狙伺也姐子野反偄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偄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偄與濡同從宋本悍戇好鬬似勇而非悍凶戾也戇愚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棄國捐身之道也○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埶而來乘埶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流言滅之貨色

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

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皿名區者與上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

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智者○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間謂罃爲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窊下之地

史記曰甌窶滿溝污邪滿車裴駰云甌窶傾側之地污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蓋同也窶力矦反污烏瓜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澌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而辨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

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亾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寒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聰察其辨所操之事邪辟也操七刀反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也　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也喆當爲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爲楛也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工患反　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爲與○唯元刻作雖　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

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亾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亾速之甚也更工衡反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蝣也浮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浮蝣輩也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聖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亾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亾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脩德在己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誠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盟詛不及三王涖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

交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第十九

總校楊文瑩分校朱昌壽陳謨校

荀子卷第二十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中而

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據注則撫乃憮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

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彊剛愎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

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竝未聞也○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闔將不得爲寡君老也語予曰爲國家必以

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生也二字各本皆脱今案注增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已止即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

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殫○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爲殫殫元刻作或爲憚與家語同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往乃從之誤下注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氐本也庳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池也○案淮南子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迆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

篇○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

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偏與諸生謂水能偏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偏予而無私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卑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訛今案本書襍言篇訂正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為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為屈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

有洸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洸行洸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爲注量謂阬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阬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爲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言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肬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爲負贅懸肬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戹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

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家語在厄篇作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逄誤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

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爲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善不爲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也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祼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棲於會稽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爲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

露居此樹之下⊙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爲彼蓋皆蓋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會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修飾君子不從命

是乃敬親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顇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孔子趨

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有讀爲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駢併也胝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紕繆也與讀爲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綢繆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教子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斯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卽疑聊之訛此云教子疑是飲子之訛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汝欺與此所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

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

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訕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見說苑襍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倨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設柎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爲柎說苑作方舟方柎也詩曰方之舟之○注設柎舊本作投柎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之多乎○今說苑作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充盈猛厲

告之畢又呼其由名丁寧之也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

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爲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眾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晩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

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此所引詩逸詩也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縝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劌行也劌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橈勇也雖摧折而不橈屈似勇者瑕適竝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竝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辯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謂素質明著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爲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襍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襍謂賢不肖相襍而至○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襍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襍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之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絇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

者葷蔥薤之屬也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大戴禮作志不邑邑不知選賢人善士託

其身焉以爲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也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倀倀失據○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曰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重者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誘蕩而不反也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案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

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爲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

不進貌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財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子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之所謂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

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爲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訰同襍亂之貌爾雅云訰訰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襍膠膠訰訰然而眾人不能循其事訰之旬反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眾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淺然大戴作淡然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

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亾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胙與阼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三句竝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四句皆誤君昧爽而櫛冠昧闇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亾至魯而仕

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矦之子孫不戒慎修德亦將有此奔亾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亾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爲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亾國之虛列必有數矣。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皡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

且臣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爲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

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禮祭致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言與其無言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秏而長者亦不能爲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爲市而販者不爲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爲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爲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爲長者之行則亦不爲市買之事竊空爲察察其有言與其無言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

健健羨之人無取詌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鉗下作無取啍啍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諄憎諄之閏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注未舊作諄諄倫也訛今訂正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詌忌之人多悖亂讒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爲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捷者必兼人不可爲法也口叡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云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口叡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讀爲又尒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

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愨則仇讎可用不信愨則親戚可疏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信亦任也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亾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民也馭與御同○案家語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爲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爲促

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

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元刻作安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爲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亾（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亾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

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愼謹密也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旣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盄之也

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
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
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
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
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
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
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
則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士厚為之貌故人人皆以為越踰則越踰者過士所應得之分云耳
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
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
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
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為問也
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

子爲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諡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

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注衍十八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慎篇無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爲之貌尤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

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爲黎謂面如凍黎之色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語曰繒丘之封人繒與鄫同鄫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見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也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瘉與愈同元刻卽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

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下未知其益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抇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幷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幷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幷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

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諸御已舊本訛作諸卿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

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敎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 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 ○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 嗚呼賢哉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

賢乎自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

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鼂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宋本不重乃今據史記補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亾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宋本脫已字及今據史記補

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亾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〇案至漢

與以下十十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敎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案宋本盧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

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葢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葢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録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

總校楊文瑩分校章乃錫許德裕校

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葢自仲尼旣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

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　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　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攲無形著及縶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郎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

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卽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注滫溺也　案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　典禮疑當是曲禮之誤

脩身篇　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案俗

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冶古今黈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　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　擬於舜禹　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元刻

其誰能以已之潐潐注潐盡謂窮盡明於事　案潐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　孝弟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軥與

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軥錄疾力語相似軥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軥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爲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雅烏也　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盎折折與提提音義竝同烏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況然亦

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　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僩也注僩與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閒謂猛爲撊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

案注陋者俄且僩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　信而不忘處謙　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

疑閒則怠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人　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

云能則必爲亂注云能自言其能　案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

難强通

卷五

王制篇　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　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　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　注以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𪍿注今河閒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𪍿　案此本

鄭康成周禮遂人注彼種字作穜此注宋本元刻俱作

種種穜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穜麥耳

卷七

王霸篇　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陰

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畞田是憚明而

功者據古憚與坦通　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即坦

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閒本兩憚明字俱作坦

明非也今竝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

之者也　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彊國故首欲制
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
佻其期日注佻與傜同緩也　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
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傜

卷八

君道篇　原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軥錄注謂軥與拘
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原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
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彊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　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　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　案周語郤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卷十三

禮論篇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

食菜焉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釆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　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訛

卷十六

正名篇　辨埶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埶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　以注未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埶乃辨說之訛注埶字亦當作說下文展

云辨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葢因上有臨之以埶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　琁玉瑤珠不知佩也　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吳師道曰鎬通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

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爲上卿後語作上客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亾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亾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

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
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
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
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
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
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
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亾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
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

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末引詩作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爲皆語助也又攷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

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
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寧釋文而
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
矣